

2021年6月號  
總第29期



# 昆州華文

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電子雜誌

主編：傅曉燕

組稿：陳謙

編輯：洛川、黃始健

[WWW.qcwriters.com](http://WWW.qcwriters.com)

口碑相传 广而告之

## 高雲路西醫診所

高雲路西醫診所是一家位於布里斯班南區的全科西醫診所, 提供各類疫苗接種, 皮膚檢查孕婦產檢, 兒科等全科服務。

診所現提供針灸治療, 目前趙醫生完成了許多成功案例。例如慢性耳鳴, 各類痛症, 面癱等, 許多疾病往往在幾次針灸和一個療程後都得到了相應的改善或治愈。當然成功案例還不止這些, 歡迎大家致電預約。

1. 電話: 07-3344 7880

2. 地址: Shop 7, 158 Gowan Road, Sunnybank Hills, QLD 4109 3. 營

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8.30am—5.30pm 星

期六: 12.00pm—5.00pm

星期日及節假日不營業



### Gowan Road Medical Centre 高雲路西醫全科 醫療中心

**營業時間**  
Mon-Fri: 8:30am-5:30pm  
Sat: 12:00pm-5:00pm

**沒有Medicare卡  
可用私人保險**  
歡迎海外學生來看診

**持Medicare卡  
免費就診  
BULK BILLING**

**陳旻醫師簡介**  
陳旻Min Chen醫師畢業於昆士蘭大學, 獲得理科(主修生物醫學)和醫學雙學位(MBBS)。她曾在布里斯班的Mater醫院和Lady Cilento兒童醫院完成醫院培訓, 取得內科、外科、急診、兒科和婦產科的臨床經驗。  
她之後於新南威爾斯州Tweed Head地區從事全科醫生的服務, 取得皇家澳洲全科醫學院院士資格, 並持續進修取得皮膚癌醫學證書。她對全科醫學各方面都有涉獵, 尤其對預防保健、常見慢性病治療以及婦科, 兒科有特別興趣。  
陳醫師能以英語、國語以及閩南話為病人提供親切與專業的診療服務。歡迎新老病人預約

**2020年流感疫苗已到  
歡迎預約**  
65歲以上, 5歲以下  
流感疫苗由政府免費供應  
本診所還有適量的自費流感疫苗

**陳醫師 (女/全職)**  
澳洲皇家全科醫學院院士 / FRACGP MBBS

**趙醫師 (全職)**  
澳洲皇家全科醫學院院士 / FRACGP MBBS

**羅醫師 (女/全職)**  
澳洲皇家全科醫學院院士 / FRACGP MBBS

**郭醫師 (女)**  
澳洲皇家全科醫學院院士 / FRACGP MBBS

掃一掃我們的公眾號



**Gowan Village PH: 3344 7880 英語 · 國語 · 粵語 · 閩南語**  
Shop 7, 168 Gowan Road, Sunnybank Hills, QLD 4109 [在愛拼超市 · I feel good旁]

本期贊助: Gowan Road Medical Centre

昆州華文電子雜誌, 廣告贊助請聯系: Laura 0433708699

# 目录

猫	王雪帆 Suet Fan Regina Wong .....	5
可以少爱一点吗?	王雪帆 Suet Fan Regina Wong .....	6
百合	王雪帆 Suet Fan Regina Wong .....	8
唐朝, 一个胡化的汉帝国	花田君 .....	9
北昆旅行, 带我进入一个全然不同的澳大利亚	花田君 .....	13
《生日快乐》	楚雷 .....	17
天庭	楚雷 .....	18
轮回	四合院 .....	19
訪歐一日散記	赵孔南 .....	20
怀念一根永远失去的扁担 -- 紀念父亲百岁诞辰 而作	赵孔南 .....	22
黎明是一条河的封面	燕紫 .....	24
对面窗口	燕紫 .....	26
追逐人生的夢	藍湘 .....	27
母親教我織毛衣 (母親故事之一)	練美嘉 .....	28
文友德平	布村藍楹 .....	30
文物級的兒時回憶 (2) -- 在故鄉度過的童年	洪丕柱 .....	32
登大石头歌	力夫 .....	37
乾坤是个圈	力夫 .....	38
渔舟唱晚	李守义 .....	39
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晚观月全食	陈谦 .....	41
为什么不呢		

陈谦 .....	44
寻找龙的足迹 ——澳洲旧金矿小镇 Mount Morgan 博物馆中的早 年华人秘密家书 洛村 .....	46
有母如斯 经年鲤 .....	49

# 猫

王雪帆 Suet Fan Regina Wong

这是一个像猫一样的女孩

走路御风而行

如凌波微步

长裙拂拂

这是一个像兰草一样的女孩

爱猫

爱兰

爱拉面

一碗拉面里

一定要有紫菜丝

一定要有薄片叉烧

一定要有火山蛋

这个女孩像风

轻轻牵着春天的樱花

骑着猫

来到这座城市

来到你的眼前

# 可以少爱一点吗？

王雪帆 Suet Fan Regina Wong

爱情

像一把火

灼灼

多一分

燃成灰

少一分

结成霜

可以少爱一点吗

不能

只想圆月里

等你

等你在月色里的歌声

等载你来的高铁

一站一站地摆渡着

然后

来到我的面前

一起享受麻辣锅

如同享受甜蜜之前的五味杂陈

这是爱情解忧小铺的主菜

所以

不能少爱一点

特别是在灿烂星光下

满街灯海里

等你

星雨里

灯火阑珊处



# 百合

王雪帆 Suet Fan Regina Wong

我有一张长桌  
是餐桌也是画桌  
那天  
放在这张桌上的百合盛放了  
白色，胭脂色和淡橙色的花  
轻轻地开着

扭开音乐  
歌手在问着什么意思

掌中的金黄茶汤  
是普洱绿

在画桌前  
推开斑斓的塔罗牌  
拈起有着舞动女神的世界

仿如推开一扇通往心海的窗  
坐在小船上  
在星海里寻觅  
寻觅桃花的粉色  
叠一瓶桃花酿



# 唐朝，一个胡化的汉帝国

花田君

如果作一个问卷调查，最能让华人引以为傲的历史时期是什么时候，十有八九都会选择唐朝。我们从小到大，但凡提到唐朝，无不会对当时的文治武功无比敬仰，贞观开元两大盛世，已经成为我们作为天朝上国的代名词。我们无不希望当代中国可以比肩大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翻开历史教科书，盛唐时分，万邦来朝，四夷宾服，按照历史教科书的说法：“是中国最为彻底的民族融合时期”，而我们认为的民族融合，就是少数民族不断汉化的过程，按照这个逻辑，唐朝也应该是汉化最为彻底，汉文化扩张最为激烈的时期。

热爱历史的我们，无不遵循一个道理，就是我们汉文化是东亚文化圈中的老大，上下五千年，也就是我们逐渐用汉文化聚拢收服周边少数民族，逐渐融合接纳“他们”为“我们”的过程。即便我们暂时在军事上处于下风，甚至被异族统治，但是我们会用我们强大先进的文化感召他们，让他们逐渐放下游牧民族的牧马，而捧起我们的诗书礼乐，久而久之成为我们的一分子。要么，“我们”把“你们”驱赶出东亚（如汉武帝），要么“你们”统治“我们”，但是接受“我们”的文化，从此成为“我们”，不再有“你们”。我们想当然的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就是逐渐汉化的过程，但是历史上确实如此吗？我们引以为傲的大唐帝国，真的如我们所料，是将少数民族彻底汉化的帝国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明确，民族融合并非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即便是当代的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深入人心，老澳们也会渐渐接受异族的某些价值观和好东西，比如中医针灸拔罐等，都在悄无声息的深入人心。作为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大汉文化也有逐步融合，逐步胡化的过程。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如今作为官方的“普通话”，就是一个彻底被胡化的语言。台湾人管他们自己的闽南话叫“唐音”，因为闽南话是汉语言学家公认的，最贴近古代唐朝的语言，而粤语也保留着自秦以来的古音。宋代曾经出过一本类似标准普通话的注音读物，发现书中汉语的咬字，基本都是当代南方方言的发音方法，和普通话大相径庭，我们真正的普通话形成，就是经历了蒙古和明清两次异族统治之后，语音逐步胡化之后的杂交产物。少数民族的统治者，用自己的方言发音方法咬字吞音，将汉语变成他们的语音习惯，逐步推而广之，自上而下的在北方一代普及推广，以至于北方汉人逐步忘记了标准汉语，慢慢操起了胡化的汉语，就好像假如日本人攻占了伦敦，天皇用英文统御英伦，久而久之，日本英语语音成为了标准英文，而真正的英语则被人淡忘了。南方因为“山高皇帝远”，并且地处丘陵大山之间，受到地理条件的阻隔，语言基本上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以至于保留着大量的古汉语，成为中华语言的活化石。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我们的汉语都如此被胡化，那么其他文化，当然也会或多

或少的受到胡人的影响，将中华文化变成古人模糊不清的样子。

唐朝，是汉化最为彻底的王朝，也是胡化最为剧烈的王朝。自北魏中期以降，统治中国北方的势力一直围绕在关陇贵族集团手中，这个关陇贵族集团，就是一帮戍守北魏边疆的胡人和汉人，尤其是西魏的宇文泰集团，就是一个比较汉化的鲜卑集团，手下诸多大臣，都是关陇贵族的翘楚，胡人和汉人早已融为一体。宇文泰一直奉行汉化胡化交融的政策，虽然也劝学农桑，但是一旦汉化有些过头，便立刻抬举胡人的地位，开始逆转胡化，杨坚和李渊的父辈，都曾赐鲜卑姓氏，形式做派也同鲜卑贵族一般不二。如今史学家也早已证实，大隋和大唐的龙种，都有着鲜卑族人的鲜血，单从最高统治者的身份来看，并非是彻头彻尾的汉人，所以大唐在狭义来说，也并非是为假包换的汉人帝国。

我们阅读唐史，任何人都会惊讶当时的开放程度，武则天本是唐太宗的侍妾，应该是高宗的“母辈”，结果最后成为了高宗的妻子，幼子娶母，实属大逆不道；杨贵妃本是玄宗之子寿王的发妻，结果公公却迎娶儿媳，就如同《红楼梦》里焦大骂的一样“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这在我们汉人的伦理观中无法接受的情景，在盛唐时代却稀松平常，甚至成为宫廷美谈，我们在讶异的同时，难道不会觉得奇怪吗？从这一点就可以充分证明，唐人继承了胡人的风气，并非遵循汉人的三纲五常，什么礼法教条都不受约束，因为胡人“子承父业”少子娶母的案例不胜枚举，王昭君不就先后当过老子和儿子的媳妇吗？唐人因为受到大量的胡化教育，所以对这样的乱伦关系觉得无比正常，并且唐人妇女衣着之暴露，身材之性感，也一

直受到广大男士的追捧，这些对妇女的彻底解放，就是胡人之气，并非汉人之风。

陈寅恪先生在研究唐史时，曾经单单研究了佛教的莲华色尼。莲华色尼是佛教中最重要的女尼，是佛祖最为称道的女弟子，但是这位莲花色尼，出家前却被迫经历了让我们汉文化无法接受的乱伦关系，自己的母亲和女儿，先后阴差阳错成为自己的老公的“小三”，我们汉人在翻译佛经典籍之时，对莲华色尼一带而过，支支吾吾，甚至篡改佛经，在我们禅宗之中，竟然删除了莲华色尼的章节。而在大唐盛世，如莲华色尼一般，在我们汉人眼中“荒淫无道”的唐代宫廷，竟然没有受到当时的口诛笔伐，反而上行下效，可见唐廷之胡风，是多么严重了。

除此以外，唐人继承北魏鲜卑宫廷的建造方法，对城市布局做了翻天覆地的调成。秦汉时分，汉人建造王城，都是南宫北市，宫苑在城池的南方，而城池以北是百姓居所和买卖市场所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以鲜卑人的方法建造都城，以北为宫廷，以南为宫苑，这样的营都方法却一直延续下来，成为中国之后建造都城的样本，并且将玄武大帝的尊号一升再升，成为方位大神，从这小的细节就可以看出，唐代的胡化程度。

除此以外，唐人在胡化的主要表现扩展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在服饰方面，唐人就大量穿戴胡服，并且以胡服为时尚，普通成年男子家里几乎都有一套胡服，在开元天宝年间，宫廷女子都以穿胡服为美，太平公主经常穿胡服骑射，帝不以为怒，反而哈哈大笑。当时胡人

的衣帽在长安洛阳非常热销，大街上人人戴着胡帽，以至于汉胡难辨；在饮食方面，唐代是最大规模引进胡人饮食的时期之一，我们当代中国最为重要的蔬果主食，很多都是当时从胡人舶来的。比如面食的作法，油饼烧饼，甘蔗胡椒，葡萄西瓜等，都在唐朝走入千家万户，成为中国饮食的一部分（在这里重申一次，唐代以前，汉人以为小麦和稻谷一样，都是吃麦粒，所以很难吃。但是从唐代中期开始，阿拉伯的碾子引入中国，这才让汉人知道，原来麦穗磨出面粉之后，就是这样神奇的美味，所以北方重面食才逐渐推广，成为中华饮食的重中之重）；在娱乐活动上，唐代人流行打马球，这样的活动一直流行到元代，这便是实打实的胡人运动，最后成为汉人新宠，相传唐玄宗就是马球高手，以一人之力赢了吐蕃全队，为大唐增光添彩，而唐人喜爱的歌舞音乐，几乎都是胡人之向，我们如今最为重要的民乐乐器，琵琶扬琴唢呐柳琴，都是唐人从胡人那边学来的。真正汉人的乐器，都是一个字，比如箏管笛箫，而两个字的都是胡人之物，我们细数一下当代民乐的各样乐器，就可以知道胡化是多么严重了。

唐朝胡化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安史之乱以及后来的藩镇割据。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叛乱，大家尽人皆知，都是胡人叛乱，瞬间摧枯拉朽，北面唐廷江河破碎，最后也是由各地的勤王之师，绝大多数是著名的胡人将领，比如李光弼哥舒翰等人带领的军队平乱成功，这些人受封地方，成为大藩镇。中唐之后，如今河北地区的藩镇是最令中央头疼的割据政权。陈寅恪先生指出，藩镇割据的侧面描述，就是胡人对抗汉人中央政权的反应。河北地区，本应是汉人文化最为根深蒂固的祖宗之地，但是在唐代，河北地区是中原地区胡化最为严重的地方。从五胡乱华之后，河北地区一直是少数

民族活动的区域，后来唐廷多次接受蛮族内迁，河北地区也是蛮族定居的首选地方，而大量的汉人世家大族都纷纷迁往他处，中唐以后，河北地区其实是一个以胡人为主的半封闭状态，河朔三镇的反复叛乱割据，也就是顺理成章之势了。河北的重新汉化，要归功于北宋重文轻武的国策，鼓励科举读书，才让河北“刀兵入库，马放南山”。

由此诞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唐朝要让那么多胡人将领领兵打仗，最后拥兵自重呢？其实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令我们千回百转的科举制造成的不良后果。我们教科书里写道，科举制首创于隋文帝时期，其实科举制真正做到天下公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还要从武则天时期开始。隋唐之时，天下掌握在关陇贵族集团手中，中国实际是上贵族统治，皇帝只不过是这些贵族推举出的利益代表，类似于黑道大哥的角色，所以皇帝同这些大臣议政，也是和和气的，九龙治水，天下泰平。作为贵族的一员，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不仅是读书习字，还要舞刀弄枪，所以关陇贵族集团，都是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出将入相的精英。武则天为了对付这些关陇贵族集团，只能大开科举，从平民中选拔人才，以大量的平民阶层架空贵族集团，久而久之，贵族集团的权利彻底旁落，造成中国“贵不过三代”的局面，而平民阶层十有八九都是依靠读书来叩击权力大门的，对于行军打仗一窍不通，朝廷只能借用孔武有力的胡人来统领军队，以夷制夷，隋唐以来的府兵制度彻底瓦解，久而久之，胡人领兵，尾大不掉，才成为唐人肘腋之患。

由此可见，任何制度都不是百利无一害的，科举制造就了中国的人才流动，防治阶级固化，并且大幅度提升了平民阶

层的利益，造就了良性的选官体制，给朝廷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血脉，但是也削弱了中央的军事实力，以后汉人朝廷的武力渐次下风，中国再无侠士之风，“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并且皇帝再也不是贵族统治的代表，而是成为唯一延续的贵族血脉，相对平民阶级的地位自然高不可攀，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君主专制的力度大大加深，终于在明清两代达到极致，直至今日。科举制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向，结束了中古中国，让中国逐渐走入了我们现在熟悉的面貌。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唐朝的胡化严重，也导致了唐朝是一个超级开放的大帝国，不仅在人伦性爱方面大胆，在人才选举上，真正做到了英雄不问出处，将相无论种族。大诗人李白，史学家考证就是个蛮族后裔，却成为名满天下的大诗人；著名的散文家刘退，是伊朗穆斯林的后人，因为宗教原因不拜先祖，也并没有得到广大汉人儒生的诟病，依旧入朝为官；东瀛的阿倍仲麻吕，得以在朝廷进入中枢，并且客死中国，至今坟莹仍在，经过史学家考证，在玄宗时期，朝廷任用的大员，三成多都是外族人，甚至有来自中亚的穆斯林入唐为官。如同现在的国务院，有许多老外在指点江山，这样的开放程度，恐怕亘古未有，世界难寻。这，就是胡化的唐朝，一个崭新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兼容并包的王朝，一个吸收了大量胡人文化，同汉文化杂糅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王朝。一个另我们瞠目结舌又掩面而走的

王朝。唐人的胡化之深，也造就了佛教最终的中国化，汉人儒家文化，也被迫做出反应，终于到宋代才完成了汉文化的最终转型，成就了程朱理学。

文章的最后，我们来缅怀一下唐史研究的大家，民国超一流的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我们研究隋唐史的基本方法与专有名词，多数都是大师定调。就这样一位大师，建国之后的待遇每况愈下，最后目盲成疾，起初还有助手为其著述，护士照料起居，后来逐渐护士被裁撤，助手被驱离，工资被停发，只能由夫人照料生活，晚景极为凄凉，悉心收集珍藏的大量文稿诗集被洗劫焚烧，与69年最终含恨离世。这样一位名满世界的大师，却成为无知者的靶子，那个时代的罪恶，真是怙恶不悛。任何一个怀念当初，妄图复辟当年的人，莫不是良心大坏，便是罪无可恕，将来地下面见祖龙，想必同受地狱火湖之苦。盖中国泱泱五千年，可称为民族国贼者屈指可数，祖龙当仁不让，可为贼首。我等华族之戕害丧乱至此，何日真正海晏河清之时。

2019年6月16日晨于澳洲忘言草舍



# 北昆旅行，带我进入一个全然不同的澳大利亚

花田君

感谢疫情，让我终于有机会，再次亲近澳洲，带我对于澳洲，对于昆士兰有了更为全面，更为到位的了解。如果没有这个在人间久久盘踞，挥之不去的病魔，那么按照计划，我们是应该去北欧旅行的，和北昆风光再次失之交臂。其实，越是近在咫尺的风景，人们越是云淡风轻，少为关注，甚至觉得不值一提。北京的孩子又去过几次故宫，爬过几次长城呢？真正吸引人的风景，永远是他人的风景，自己总是觉得，自己的后花园，轻而易举就可以采撷摘花，以至于长期忽视它们的美丽与芬芳。这一次借助疫情的“余威”，不但不能出国，甚至不敢出州，谁知道哪里又会暴雷，“按到葫芦再起瓢”，让我不得归还去酒店隔离？终于有了机会和心情，“不得不”回顾一下自己的后花园，去北昆州全景无死角实地考察，16天的自驾旅行收获颇丰，不仅陶冶情操，更加让我耐心的，细致入微的对热带澳洲有了更为全新，甚至颠覆性的了解，让我对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澳大利亚，也更加热忱，了解更为通透，真的是感受到一个全然不同的澳洲。这一次旅程虽然短暂（相对于当初动辄一个多月的出走），但是意义非凡。

北昆之行，到底对我有哪些触动？让我从哪些方面，认识到了澳洲的别样风情？很多事情耳听为虚，确实眼见才为实。

（一），人烟稀少，地广人稀的澳洲

从小学学习地理课时，老师都会拿澳洲举例，说澳大利亚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骑在羊背上的国家，羊比人都多，自此内心中，总觉得澳洲是一个人烟稀少，甚至蛮荒的大陆。没想到15年前赴澳求学，无论黄金海岸还是布里斯班，哪里都觉得和“人烟稀少”沾不上边。近几年来，感觉布里斯班的人口逐渐增多，每天上下班都会遭遇堵车，南区商场车位难求，让我颇生怨怼，觉得澳洲人口实在是太多了，成为一个坚定不移的反移民者。没想到来到北昆，彻彻底底让我感觉，这里才是一片“蛮荒”的大陆。从汤斯维尔往北，北昆人口加起来也不足50万人，其中谭斯维尔人口18万，凯恩斯16万，道格拉斯港5万，其他村镇加起来也都不足10万，而北昆州的面积却颇为广大，和欧洲大陆去比，领土面积位列第四，相当于意大利的全境面积。设想一下，意大利人口将近六千万，而北昆州的人口不到50万，这强烈的反差，会不会让您触目惊心？

在北昆州开车，尤其大多数时间穿梭于村镇与小城市，沿途的高速自驾真是爽歪歪。古书上常说的“千里无人烟，万里无鸡鸣”，真的是为北昆州量身定做的诗句。连接北昆内陆著名的“穆里根”高速（Mulligan Highway），北至库克镇，南到查特斯堡，长达550公里的路途上，将北昆的地广人稀诠释的非常到位。在这条高速上行驶，平均10分钟才能遇到一两对面的来车，在一马平川的路上绝驰而去，真的有苍茫天涯，谁主沉浮之感。内陆高速不见树木，周围只有干

燥的沙土和矮小的灌木，干燥的气候，连太阳都显得灰头土脸。您在这样的道路上一夕狂驰三百里，有没有感觉在戎马倥偬，高歌猛进，成为平定西域的卫青霍去病，或者是那个为了理想而不尽狂奔的追日夸父？天地之大，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与车响，没有人来关注您，你也不必关注其他人，似乎茫茫寰宇，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受造之物。此等感觉，怎一个妙字了得？也许，这才是真正的澳洲荒野，才是真正的澳洲神话，都市生活同这里真的是对比鲜明，感觉北昆是另外的国度，十多年的澳洲生活，也许真的是“假装”在澳洲吧。

当然，您也不要过于得意忘形，千里无人烟，但是警察可绝非善类，各种巧装改扮的便衣警车躲在暗处，知道在这样通畅的高速上，十有八九会狂飙突进，并且北昆州创收有限，抓超速是警察们的第一支柱。花田君就在自鸣得意的时候被便衣 Pull over，成为待宰羔羊，好在我开 140 的时候溜之大吉，在 115 的时候被按住，不然双倍罚分，三倍罚款，也许我驾照都要被吊销。如此想来，我也算是漏网之鱼吧。

## （二），山水之间，突变的自然环境

想到北昆州，绝大多数的朋友就会脱口而出——大堡礁。不错，大堡礁是北昆州最大的旅行名片，但是除此之外，热带雨林也是北昆州可圈可点的骄傲。花田君去过澳洲很多地方，基本上都在亚热带和温带徘徊，这次第一次去热带地区，见识到了何为真正的热带雨林。密不透风的林莽，郁郁葱葱的树木，野蛮生长的虬枝，千奇百怪的岩石，这些都让我见识到了热带雨林的恐怖，刷新了我对森林氧吧这样的温柔的认识。想

当年拓荒者们筚路蓝缕，凭借过人的胆识和毅力，以及绝佳的方向感和自信心，才能在森林之中开荒种田，甚至建立城市，前辈的恩德，才让我们后辈可以坐享澳洲粮仓的北昆州的今天。在此不禁对拓荒者们肃然起敬。

从来没有感觉，山水离自己如此切近，无论昆州东南部，还是悉尼墨尔本，虽然都有山，但是离都市区颇为遥远，也没有崇山峻岭的感觉，山势也并不太高，但是北昆州，山势连绵起伏，确实是逶迤腾细浪，果然如波涛一般不见边际。凯恩斯和汤斯维尔，都是在山与海之间开拓出的城市，所以手指与自然环境，城市面积不可能很大，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空间。而高山之中，降雨频繁，再加上热带气旋频频滋扰，导致北昆州暴雨成灾，洪水频发，凯恩斯南部的 Tully 小镇有着“澳洲泪点”的称号，是澳洲降水最多的地区，几十年前的一场洪水高达十几米，在北昆州生活的居民，性格自然是刚毅果敢，勇猛无畏的。

而跨过山峦，山的那一面就是干涸的土地，低矮的树丛，苍茫的天涯，和几公里山岭右侧的风光截然不同，真是穿山不同地，越岭两重天，山右的居民常以洪涝为恨，而山左的居民却以干旱为苦。也许这样复杂多变，且并不友好的自然环境，才让北昆得不到更好的经济机会，只能在传统产业上有所突破。但是留下来的人们，都是海明威笔下，同大海搏斗的老人。

## （三），粗犷与恬静，相得益彰的田园生活

作为出生在北京的都市人，田园生活只是存在于诗词与电视剧中的文字与动画，自己完全没有切切实实的亲近乡野，即便行走世界，也多是穿梭在各大历史名城的都市圈中，哪怕路过乡村，也多是旅游商业色彩较为浓厚的旅行小镇，几乎没有原生态的接触过真正的诗与远方。而这一次的北昆之旅，弥补了我的乡村缺憾，也让我的名字“花田君”实至名归，得以在花园与田野的藩篱下尽情享受农家野趣，感受古人诗词中的绝美意境。

首先，作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都市人，我是第一次见识到，何为甘蔗田和香蕉田，第一次知道香蕉是如何成长，第一次明白木瓜原来并不是参天大树。除此以外，花田君第一次走近农家，骑上高头大马，在广袤无垠的田野上策马扬鞭，挥洒少年时鲜衣怒马仗剑天涯的江湖之梦。原来在马背上的驰骋和在被束缚于铁壳中的自驾，感觉是如此的不同，似乎在马上，天地都为之宽广，云朵都为之开阔。我们都市人都束缚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心儿也逐渐捆绑在利益与狭隘的渊藪，真的需要在原野上挥洒豪情，来一曲“马踏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意气风发。

除此以外，花田君更是第一次和动物的距离如此切近。在去沃拉曼瀑布的路上，偶遇人间奇景，我们的车子在乡间小路上穿过，沿路突然遇到一大股牛群挡路。我兴奋的将车子停在牛群身边，这群牛只是微微好奇的抬起头来，若无其事的看了我一眼，然后继续低下头去，我行我素，跪倒在马路中间拒绝让路。我将车子逐渐贴近领头的肥牛，拼命鸣笛，但是“牛儿还在山坡吃草”，可急坏了驾车的田二小。我又是打嘟噜又是骂大街，不是鸣喇叭就是做鬼脸，牛儿们只

是傻愣愣看着我，估计心里也是看我装疯卖傻实在可笑，就是风雨不动安如山，任你骂声如雷，我自悠然自得，气得你吹胡子瞪眼，却只能哭笑不得。此等野趣，生平之所未见，忽然觉得人与乡村结合的如此亲近。我这个一生未离开过都市的孩子，对于乡村可谓懵懂无知。驱车在北昆州的乡间，看到翻滚的蔗田，见到青色的远山，见到欢快的耕牛，内心中油然而生的兴奋与激动，真的溢于言表。城市与乡村的边界，也许就区区几十公里，但是对于我来说，隔绝的却是两个世界。

不仅开始遇到岿然不动的牛群，在瀑布归来的盘山路上，也见到一只野生的食火鸡，正在道中央闲庭信步。这巨大的食火鸡，生得真是漂亮啊，不是动物园中灰头土脸的丑态，而是蓝色的顶戴，雄起的背部，看上去真是雄赳赳气昂昂，俨然山中的凤凰。后来友人告诉我，野生食火鸡很难见到，这次一睹芳容，预示着我必然会交好运吧。旅途中处处是意想不到的收获，怎不叫人欣喜若狂？预留着某种期待，这也许是旅途最美妙的事情吧。

总之，北昆的乡野生活，却如孟浩然王维在诗词中描述的那样恬静安逸。冰冷的文字在现实中变得鲜活，是文人最大的欣喜。

#### （四）淳朴的令人感动的北昆人

大家都说，越是偏远地区的人们，人心越是淳朴，在北昆来说，此言非虚。花田君走到哪里，都会频繁的同对面的来者点头致意。其实 15 年前，刚来布

里斯班，大家也多是非常客气和友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口的激增，花田君已经感觉，布里斯班已经变得有些冰冷了，但是北昆依旧保持着澳洲人真挚善良的本性，每天都生活在他人的微笑和问候中，让人倍感神清气爽。更有一次，花田君在乡野中误入一片庄园，不得不停在庄园的大路上停车设置导航，没想到农场主特意从很远的地方开车前来，耐心的给我指点迷津，真的让我们如沐春风。澳洲人的热情与友善，被北昆人诠释的淋漓尽致。

#### （五）意想不到的美食美味。

花田君总觉得偏远地区，人们没什么见识，可能都是粗茶淡饭，何谈美食？没想到在凯恩斯和汤斯维尔等地吃到的海鲜西餐，令我惊艳，每一次都是精品，不仅价格令人接受，口味堪比绝品。布里斯班的高档西餐厅，不仅价格高昂，并且华而不实，而北昆的大西餐价格便宜很多，口味更加接地气，爱吃西餐的朋友在北昆，一定会大快朵颐。

当然，北昆之行也并非处处是风景，遗憾与幸福总是如影随形的。首先，北昆乡村小路上便衣警察经常暗中潜伏，如前文所讲，大家一定要小心驾驶，不要超速。再有，单一的经济模式——农业和旅游业，在疫情和北大国的突然袭击面前，让北昆遭受灭顶之灾，城市里

商业惨淡，很多商家倒闭，而开门的店铺也多是半死不活。希望大家借着疫情不能出境的时候，多多来北昆消费，带动北昆经济早日走出困境，同为澳洲人，我们也有义务带动北昆的消费，拉动内需，让美丽的北昆再度繁花似锦。

总之，这一次的北昆之旅，让我更为全面的了解到截然不同的澳洲，也让我体会到“停车坐爱枫林晚”，这样随遇而安的娴静。无论是诗情画意的田园，还是古木狼林的野径；无论是粗犷朴实的农人，还是风光旖旎的流霞，北昆都是一曲悠长的牧童短笛，一篇恬淡的归园田居，一幅天然去雕饰的日出·印象。

2021年5月16日晨于澳洲忘言草舍



## 《生日快乐》

楚雷

你像一颗小星星  
闪耀在我的生命里  
你如一滴清泉  
濯跃着我的灵犀  
你是一个精灵的小天使  
陪伴着我  
地远天高的日子  
我会坚守着  
这份父爱  
陪伴着你成长  
愿你幸福健康快乐  
永远拥有小小的  
如珍珠般洁滢可爱  
的真我……



# 天庭

楚雷

天庭

厌倦了季节的变节

以郁闷的雷声

渲泻着它的愤怒

树叶慌张遮掩着

彼此斑驳的阴影

花朵东倒西歪

向秋风诉说着各自的不幸

耳鼓迴荡的震响

消解着一个秋季的烦恼

.....

直到鼾睡的孩子

把长夜唤醒

清晨黎明再现的时候

阳光逐渐均匀地铺陈

大地呈现出一种

金色的通透之美

一切都恍若醒悟.....



# 轮回

四合院

玉露晶晶映皓穹，  
漫天烟雨落尘红。  
轮回纵有三千载，  
逝去焉知万事空？



# 訪歐一日散記

趙孔南

公元二〇一六年六月中旬，序屬澳洲初冬。我應邀赴歐洲奧地利薩爾茨堡，參加歐盟乳頭瘤病毒誘發癌症的科學研究大會，順作命題之報告。已經有七年多沒有從事這一領域的研究，偶爾發篇文章，卻得此邀請，並為組委會的科學組委員，驚喜之餘，感嘆更多。要是這些年能有機會專注這一領域的研究，那會是何等的境況？

六月十三日，我取道香港，寅夜飛行，航程萬里，轉機德國法蘭克福，又去慕尼黑，改乘火車赴會，乃十四日午後時。慕尼黑，啤酒之都，百五十餘品牌，名頭響亮。狂歡節時，全城街頭巷尾，酒水流淌成河，其景象之壯觀，舉世無雙。名城亦有恥辱，啤酒館政變，魔王希特勒個人得逞，野心膨脹，獸性暴發，造二十世紀人間之最大浩劫，致數千萬生靈塗炭，歷史是永遠記載着的。

十四日下午四時許，上了去薩爾茨堡的火車。這裏的火車速度如與國的高鐵相比，實在是笑掉牙的，一百多公里的路程要花快二個小時的時間。然而，按一德國友人的話，速度慢一點亦是不錯的。可以悠閒一點，欣賞沿途風景。如畫的風景一覽無遺，亦是物有所值。

據友人的建議，上車後找了個靠右窗的座位。坐下來，送目窗外，眺望阿爾卑斯山，山不很高，却名聞遐邇，遠處有最負盛名的滑雪勝地。寒冬時，光顧者數不勝數。傍晚前的阿爾卑斯山，看不見茂林修竹，亦沒有煙光凝暮山紫的景象，只是那山藍得出奇，與長天共一色。間或出搗亂者，幾片白雲飄忽不定，繚繞幾處山巒。白雲亦會落在山腰，升起

絲絲煙雲，嚴然是山里人家的炊煙。此山無仙，不高亦名。

鐵路兩傍，更是別有光景。鶯飛草長，生機盎然。更有那長得不可一世的樹木，品名繁多，目不暇接。雲杉水杉，猶爾兄弟，高高聳立，直衝雲霄。翠柏銀槐，宛如姐妹，青白相間，對映成趣。另星點上，幾顆勁松。松樹就是松樹，不管是懸崖縫隙，還是貧脊山巒，还是在肥深沃土，都是那樣的鐵骨錚錚，堅韌挺拔。亦有梧桐，欲不識趣，遠離都市，來此鄉間，瞎湊熱鬧，縱使根深葉茂，郁郁青青，這裡沒有炎炎烈日，無需其遮蔭擋暑，雖未鎖入深院，亦是鶴立雞群，寂寞無語。

路上，列車橫跨過三條河流。這些河流都是由北向南流的，入亞得里得海。河上沒有驚濤拍岸，更見不到什麼波浪滔天。只是在那大河上，偶有清流激湍，卷起幾許旋渦，遠處似是漫漫平沙，幾朵小浪花點綴。二條小河，河面平靜如鏡，流水涓涓，潤物無聲。送目遠眺，揚起幾副白帆，應是水上人家，抑或是他鄉之客，伴有几隻野鶴，幾朵雲彩。閒情逸致之境，才是政通人和。

一路上，看到五處牧場。其中一超微型牧場，才三頭牛，二壯一少，應該是一家子，一個獨生子女的牛家庭。看那少牛的淘氣樣，顯然是母牛的掌上明珠，極受寵愛。小牛地上翻個滾，踢一脚土，又去拱一下母牛的身子，就是磨礮着不肯吃草。消停時，怯生生地看着牛父。慈母嚴父，牛牛家亦來顯現。其他四處牧場亦不大，二三十或五六十隻牛。這幾處牧場非常平和，波瀾不驚。牛兒們

辛勤地吃着咀嚼着鲜嫩的牧草。它们很清楚使命，孕酿乳汁，挤出鲜奶，哺育人类。这就是鲁迅笔下的孺子牛。

行程二小时，穿越百余里。才出火车站，又上的士车。绕城几个转，入住旅馆来。房间下行李，伸手就开窗。只见眼前，落霞孤雾齐飞舞，微风细雨耍空间。这就是莫扎特的故乡—音乐名城，萨尔茨堡。

夜九时，路途劳累，着床便睡。小时后欲醒了，今日之情之景，浮现脑海，不记不快，就作此散记。

二零一六年六月十四日



# 怀念一根永远失去的扁担

## --紀念父亲百岁诞辰 而作

赵孔南

前几年，我写了一九六八年十一十二月份二次与村里三个小伙伴一起去温州倒卖蕃薯淀粉的故事。在十一月份做的那次小贩生意，我们每人在三天时间里赚十多元人民币，颇有收获。可在十二月份那次，我们折戟沉沙，赔了夫人又折兵。因为我们在做买卖时，被文攻武卫指挥部的红卫兵小将们出来打击投机倒把抓小贩抓个正着，上百斤淀粉被没收，箩筐和扁担亦统统地被没收，叩头求饶无济于事。我最为心痛的是失去那根心爱的扁担，我已在心田上深深地刻下了其之烙印，即使五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能清楚地记得其之形状。那是一根约一米八长的柞木，中间光滑扁平，很有韧性又有点柔软，两端稍为上翘，各有三枚竹钉镶嵌着而为固定担子。一端上表面写着三个不很公正的字《趙仁誌》。

这根扁担可说是我的传家宝，其是我父亲在五十年代初购置的。从那时起，父亲就用这根扁担挑起我们的家业。我们兄弟姐妹幼时耳畔鸣响得最早的一首的交响曲就是父亲挑担时肩上扁担发出的吱扭之声。扁担随父亲走过了十几个春夏秋冬，经历了风霜雨雪，演绎了人间五味。父亲默默地用它挑走了生活的艰难困苦，挑来了一个三代九口人家的梦想，希望和幸福。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我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失学回家种田为农民，父亲

把他这根心爱的扁担传给了我。他认为这根扁担会给我这个前途渺茫的小农民带来好运和光明。这根扁担上面留有我熟悉的父亲的汗渍，是那么地伏贴吻合在我的肩膀之上。二年多来，它已能使我扛上难以计数的农活。一年四季之内，我用它把一担担肥料挑到平原水田山上旱地，给早晚稻、大小麦、蕃薯、马铃薯、蔬菜等施以生长必需的营养，以获得良好的收成。收割早晚稻时，我把打稻机脱下的稻谷装入箩筐，挑到晒谷场上脱水晒干入仓。初夏收获之季，我把收割下来的大小麦打成捆，挑到家里的场院，脱粒晒干归仓。仲冬之际，我用它从山地上挑下一担担收获的地瓜回家加工成来年之主粮。二年多来，我还用它挑出了数十担田粮公粮交给国家。于我而言，扁担不仅仅是用来种植收获庄稼交纳公粮的，更是日常生活须臾不能离开的。我用这根扁担挑出了一担担井水，盛满了家里的水缸，这里是一家人的用水源泉。我用它从山上挑下一担担砍伐的柴禾，堆满了灶台后面的柴仓，母亲用柴禾点燃起三步炊烟，袅袅升腾。我还用它担上芝麻绿豆这些土特产，跟着父亲去集市交易，换回油盐酱醋等等生活之必需品。

二年多来，扁担已经是我身心疲惫劳累时有力的依靠。双夏抢收是我们农村最为繁忙而紧张的季节，农民们既要赶在初秋太平洋台风频繁侵袭之前，抢收早稻，又得在立秋节候前，抢种晚稻，否

則難能有好的收成。那時，農業耕作沒有機械化，農民們只有在烈日炎炎，骄阳似火的日子里延长每天的劳动时间，有时一天要劳动十七个小时以求早日完成搶收搶种。往往，早上五時，生产队长就吆喝着社员们出工割稻插秧，一开工就得在暑热难当的稻田里劳动一个整天，中間几乎没有休息。好多日子都是在田埂上狼吞虎咽地吃完几乎食不知味的午饭。每天的缺睡少覺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使我勞累之极，只要有三五分钟的时间，扁担一横，我的身躯就能倚在扁担上酣睡。每当窄窄的扁担搭在田埂上，就会挑起我一阵阵高高低低的鼾声，灼热的阳光仍会穿过挡阳的箬笠在我的额头拧出汗水，但我依旧浑然不觉，还在睡梦中露出一抹浅浅的微笑，也许梦见了自己可以回家去馋食母亲用刚收割的稻米磨成粉做成香噴噴令人垂涎三尺的九层糕呢？这根父亲传給我的扁担已經开始刻划我青春少年的人生岁月留下的斑駁痕跡。

記得很清楚，我們在扁担被沒收的第二下午一時左右，在溫州朔門碼頭，坐小客輪去樂清縣城，六時半左右上得碼頭，走四十來里夜路回家。夜里，在回家的路上，我時時不自覺地遙看遠處，仰望天空，月亮已經脫離了我的視線，散落的星星也黯淡了。我心痛着那被紅衛兵沒收而失去的心愛扁担，眼角緩緩地流下了眼淚；我試着去擦掉，但已無聲無息地滴落在了地上，永遠地消失了。

二零二零年六月



# 黎明是一条河的封面

燕紫

曦光的指尖 细微地试探

一点点地 抚摩着

温柔的河面

一寸寸地 将温热的气息

蔓延

在倦熏的沉水里， 在桥与桥之间

轻唤

决心在一念之间成行

突如其来的权威

将他身下的不置可否

结结实实地覆盖

河床 涨满了

珠光和油彩

他 以无孔不入的触角

进入 一切可能的空隙

这树与树， 楼与楼

多像

一双双纤美的长腿

一波比一波更强的光束

载着跳跃的兆亿光子

射向 无法移动的孤独

五月的一个清晨

幸福的影子 在大地上

颤抖

从早晨开始 到正午时分

将是高潮

从春天开始 到了夏天

那被阳光宠爱着的一切

都受了孕

而秋天和冬天

适合留白 怀念

黎明，是一本书的封面

打开它，就打开了一条河的一天

就此进入一座城市的身体

而黎明前那些暧昧炫目的灯火

(城市猫, 翻译自 City Cat, 布里斯班  
河上免费执勤轮渡。)

在晴天白日的照耀下

都成为虚设

就这样, 一条淑女之河

从富足慵懒的河床中

睡到了自然醒

两条城市猫 轻轻

漾开了

银波闪闪的眼睛

22/5/2021



# 对面窗口

燕紫

她的餐厅对着我的厨房	对面窗口，这位拉丁裔女子
她的餐桌是我中意的式样	在我钟表一样的目光中
她常常穿健身短裤和文胸	这么快
马尾辫高高竖起	就过完了一生
在客厅的瑜伽垫上拉伸成猫型	
	我看看镜子，摸摸自己
她的男友样子俊朗，他们	明明
吃饭，喝酒，接吻，吵架	才刚刚搬进
并不在意对面窗口的眼睛，再看时	这个单元的时空
一个孕妇挺起一座小小的山	
一个娃娃悠悠晃在年轻母亲的臂弯	2021年5月

也许只是对面窗口的季节循环  
满地乱跑的孩子追着小狗喂食  
他的母亲满头青丝就已灰白  
青年人为她点燃蛋糕上的蜡烛



# 追逐人生的夢

藍湘

Paul 和 Julie 夫婦倆是我們多年的朋友了。Paul 是歌劇院的男高音演員，長得虎背熊腰，禿頂大鬍子，我們管他叫 Pav（Pavarotti 的簡稱）；Julie 嬌小精緻，活潑開朗，在城裡一家醫生診所當秘書總管。

初認識他們時，我剛開始目前這份工作。公司每年花幾百萬投資房地產開發，法律文件鋪天蓋地而來，看得我頭昏眼花。一次偶然想起請 Paul 幫忙看看。只見他一邊飛快地翻閱，一邊在文件上塗塗劃劃：“這一頁只有這句要緊，其他都是廢話。”要不然就是：“這點不夠嚴密，要再跟你們律師商榷。”幾次下來，律師開始對我另眼相看。從此重要條款都會事先討論，不再是一大摞文件塞給我，叫簽這兒簽那兒了事了。

我暗自納悶：一個男高音演員為什麼對法律那麼駕輕就熟？問下來，原來 Paul 早年是昆大法律系的學生，臨畢業前一年才退學的。原因？發現法律並非他所愛，研讀枯燥的法律課本使他頭疼，想到一輩子埋身文件堆更覺氣餒。“還剩一年不唸完？”我為他惋惜。“不念，”他堅決地說，“念完了，我會跟自己說，都唸完了，還不拿個律師牌照？拿到了又會說，好不容易熬出頭了，還不趕緊掙錢糊口？那我這輩子就算完了。”“我知道，當律師比唱歌現實多了，”他接著說，“可是，在千百人面前演唱，是我從小的夢。人生那麼短，總要自己做自己最想做的是，對吧？”他朗聲說道，聲音中帶著令人羨慕的痛快。

好在他太太 Julie 不在意。所以他們婚後，過了幾年吉普賽人的日子。Paul 參

加各種歌劇的演唱，隨劇團走到哪唱到哪，唱到哪住到哪。Julie 學的是秘書，隨處能找到事做，有時也客串演個小角色。兩人如此遊遍了澳洲大小市鎮，直到他們的兒子出世，才在布里斯本定居下來。

Paul 多年來仍是樂此不疲：在歌劇院唱，在教會唱，還義務輔導當地社區和中小學的合唱團。Julie 則當上了診所的秘書總管。我在診所見到她：熱情而週到，儼然是那兒的管家。

去年聖誕節前，Julie 打電話告訴我，她辭職了。“為什麼？”我大感意外。

“診所那些事，這些年早做熟了。我申請到大學去念一個醫學管理的學位，以後到大醫院試試，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少潛力。”“半工半讀不行嗎？”我說，想起診所的事她做得那麼得心應手。

“既然下了決心，就不想再拖延。快快唸完，早點實現自己的心願。”

我不由莞爾：這兩口子倒是應了中國的一句老話，“有人漏夜趕科場，有人辭官歸故里”，然而出發點是一致的，那就是：做自己最想做的是，追逐人生的夢。知道自己最想要什麼，又敢於義無反顧地去追求的人，是有福的。



（我們曾多次邀請他們倆在華人社區的音樂會演唱）

## 母親教我織毛衣（母親故事之一）

練美嘉

我向來不喜歡給我們的家人看我的文章，我覺得她們挑剔，我甚至覺得是我父親當年生養她們的時候，不僅年輕氣盛，而且是廈門一中（高考紅旗）的語文教研組長，盛名之下，對她們嚴格要求的後遺症。當然，作品如有毛病，公諸於世，也挺不好意思，還有不好意思一下子在幾大華文報刊同時發表文章，於是我有一些筆名。有一天，《大洋時報》搞了個精品回放，一人出一版加大幅照片的舊稿。因為舊稿當然署名都是筆名。我瞧一眼，覺得這些稿方方正正，沒有一毫涉段子，也沒有一毫對祖籍國不敬，於是給我母親寄了這一版的報紙，因為那時兄弟姊妹各成家，不會剛好看到。我母親很快回信了，那時她將近八十歲了。她的大意是說：我一看照片這明明是我的女兒怎么名字不对。接着我母親說，起筆名也要讲究一点。比如紅樓夢怎么怎么说。紅樓夢我也讀怎么会不知道。原因是我超喜歡月亮，那是孤寂里的慰藉，那是黑暗中的光明。于是我忍不住起了个翠月的筆名。當然我母親也不忘說，你父親給你起的名字多好，還有你習慣用阮霞也是可以。在這些大家的回放文章結集出書時編輯阿木善解人意，幫我把真名寫在前面了。

以上寫這些，就是說開始寫我母親時，我要用上了我的真名。母親在時，什麼話都是耳邊風，母親不在了，懷念文章裡都是後悔，回憶起來，句句是真理。大人物如近日逝世的國士，小人物如我般都是如此，人性吧？不過做母親的大概是可以放心，目前的耳邊風將來的銘記在心，所以教導有一天會生效的，不要以這個為藉口放棄。

我織毛衣有很長的歷史，就像現在的孩子開始學鋼琴的年齡。當然我不會記得幾歲，因為年年的初二我母親的娘家人都到我的二舅母家吃飯。大概第一次記得的那天，我們應該是狂奔太厲害了，影響大人聊天。大人請我們去婷姨母家拜年，那裡不太遠。我們知道她是我外婆的乾女兒，所以不是飯局裡的人，長大成人當然知道她是我外婆的工人，不過姨母已經叫習慣了。婷姨母不在家，她在廟宇門前的大樹下，擺了個小人書攤。我們一下子就把書攤包圍了，看書是我們幾家小孩的特長，當然我們看書是不要錢的。現在想是影響了生意，婷姨母在一段時間後，終於對我們說：以後放假來借書回去看，現在我很忙。放假後當然我帶著鄰居小朋友將她的書輪番借回家看。不過記得的是一個恐怖的故事，叫《衣角》。書中的一個地主躲避追捕，躲進一個村婦女幹部家裏的水缸里。追捕人走了，地主爬出來，要吃要喝，還要烤衣服，這婦女幹部沉着應付，在烤衣服的時候，切下了一個衣角。果然，這個狠心的地主殺了這位婦女幹部。天網恢恢，有了衣角證據，這個可惡的地主難逃法網。同時還有類似的張高謙的故事。這次是地主偷糧食或辣椒，然後殺死少先隊員張高謙。當然後來的樣板戲，胡司令躲在水缸里，出來沒有殺死阿慶嫂，讓我有点意外。那是後話。

我們回了我二舅母家，我們還是鬧，舅母是一個很自律的人，以前整個大宅都是她租下來的，因為就在她針織廠對面。我舅舅住一間大房，她住一間，後來房子改革，（因為地處前線沒有建房，人口爆滿）我舅舅必須和我舅母住一個

房，另一間分給別人家住，廂房也是住進了一戶漁家。我舅舅憤而回去住他的小宅，原租客住旁邊小房間去，允許她蓋閣樓。但兩地相差太遠，我舅舅就逐漸和我舅母生分，不過據說他覺得我舅母另有相好，所以有天偷偷進來睡床下了，讓我舅母吓一跳。我舅母出生廈門碼頭世家，據說是很強悍的。我大舅出洋，三舅遠在安海當牧師，所以我外婆過逝，她就是娘家了，而且她也是公私合營的針織廠資方代表。這就是每年初二去她家吃飯的由來。我舅母不會讓人家欺負的，或許是吵架，我舅母叫過警察，舅舅就說那個警察是她的相好的。我母親姐妹她們幾個妯娌笑成一團。我舅母維持了這個家誰都知道。舅舅有錢吃喝玩樂，當大哥接濟同學朋友，江湖人士。他經常要差人買肉給他養的八哥鳥吃。經常到我家差我們去買吃的，沒有糧票，就說：“告訴他，徐中和要買的。沒有糧票。”果真靈驗。據我母親說，他的朋友上之高官，下至江湖，他告訴我母親，說你遇到某某，你就說我是徐中和的妹妹。我猜人家碼頭人士就將女兒給他當妻子了。但我舅母結婚後才不吃他那套。舅母學得一手針織廠的好手藝，比如上領子，上袖子等。後來工作也是技術員。我表姐北京石油學院回來，我舅舅就是天天帶她吃好的，有沒有學費生活費不管了。

我舅母一再解釋，今非昔比，大宅不再屬我們單獨用了，大廳也是。今天請客已經跟對房打招呼了，但也不能衝來撞去，那時也沒有手機遊戲機，我母

親就給出主意，讓大表哥們帶著孩子們去走街。舅母家就在廈門港，那裡有許多優雅的街巷，可以走到沙坡尾，到海邊看看就回來吃飯。怕他們大的丟了我，我就沒去，舅母叫來廂房的漁家男孩和我在大宅的廊上玩。並給了我兩根針，一團毛線。母親給我起了個頭，叫我織了一行後找她。我喜歡這個男孩，因為他聽到我是實驗小學的，就眼裡放光。他是漁民小學的。其實如果我父親同意我寧可讀漁民小學。我的同座是副市長的兒子，桌子用小刀畫出三八線，老師也不敢說，常常手越界搶我的鉛筆擦。女孩不是駐軍頭領的女兒就是計委主任，法院院長的女兒，都兇狠狠的，而且跳舞跳繩什麼都是她們。在我舅母端菜經過我時她看我一眼，我問：“二姪，我可以織成圍巾嗎？”我舅母回答：“織長了就是圍巾了。”彷彿我就要成功了，小男孩和我一樣歡欣鼓舞。在往後的日子，我還有幾次這樣的相處，只是人物不同了。但當我開始吃飯，我問我母親同樣的問題，她回答：“以後再講了。”我的織衣服的啟蒙開始了，離成功還有漫長的路，下回分解了。

21年5月23日寫於布里斯班



# 文友德平

布村蓝楹

周六晴好。我和德平大哥，终于在“西溪湿地公园”见面了。去年在澳洲探亲时，得知德平大哥出版了诗集，我便开始预约索取。

当我转辗赶到“西溪湿地公园”，他已买好游览车票，并赶来车站来接我。

我们走进公园，他马上担当起导游，徜徉在花海，山水，碧波的“西溪湿地公园”，他介绍景点，溯源历史，解说典故。

将近中午，他这位老食客，又唤来鲜美的佳肴，醇香的米酒，让我盛情难却，也破例一杯。德平大哥热心好客，让远离杭州多时的我，倍感家乡的温暖，友情的真挚。

其实，我和德平大哥的相识，纯属偶然。依稀记得那是 2018 年初春，杭州知青文学社成立不久，我去参加文学讲座。

走进会议室，看到前排有空座，询问旁边一位男士是否有人？想选择恰当的角度拍照。这位男士便是德平大哥。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互相加了微信。

对他更多的了解，还是 2019 年春天，我去澳洲探亲之后。异国他乡空闲下来，我常浏览他的微信。

他博学淡定的学识，不同流俗的才情，引起了我的关注。那段时间，他游走西湖，每天打卡。

探寻杭州名胜古迹，引经据典，追根溯源，挖掘被岁月掩埋的历史真相。文图翔实，事件清晰，解析到位。让人学识增长，耳目一新。

他还利用假期与业余时间，带着十岁的孙子游走四方名胜，读生活之书，学社会之课，思历史之根。不屑当今泛滥的兴趣班云云。小孙子日积月累，收获颇丰，不但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也为人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根基。让我赞叹与感慨。

我和德平大哥边走边聊。原来他也是一位下乡多年的老知青。从基层乡间靠着自己的好学与执着，先被选拔到地方文化馆，再文联，又到北京参加鲁迅文学班培训后，后来走向省作家协会秘书长的岗位。

早年的他，也曾是位名气不小的诗人。他的诗辑“桃花溪”曾获得了杭州首届文学奖。怪不得，他的文字斟酌有序，翔实精准，达观通透，朗朗上口，与众不同。

细读他的诗稿，或感怀历史，或寄情山水，或心惜草根。都掩盖不住，文人的哲思与诗家的比兴。

如《苏堤偶遇》小草露新绿，老树负残雪；近岸观野鸭，远湖看舟楫。《遥祭》绿虽未肥红渐瘦，夜雨如黛染山坳。

《陵驿旧迹》江南名驿齐金陵，篔簹梁灯火好风景，东坡泊舟待岁钟。。。一方碑石读古今。《嘉绿苑外卖小哥》早炊已熄火，午餐未开张，停车暖阳下，小盹入梦乡。

印象之初，德平大哥谦和，低调，平实。一如他出版的诗集《六洞打油》即 60 岁退休十年后，所作诗稿辑。

然而，灵动的感悟，才情的饱满，知识的宽泛，汇成他隽秀优美的诗篇，道出对生活的热爱，对知识的虔诚，对民生的关注，对真理的追求。打油仅仅是他的自谦。

德平大哥的诗句，我虽然还没完全弄通读懂，但已被那高远的情怀所打动，让我不敢停下笔耕。

小舟在碧水中穿行，诗心在笑谈中相融。这个周六的西溪湿地公园，留下了热爱文学的相遇，知青人黄昏时节的友情。

写于 2021/04/13 晨



## 文物級的兒時回憶 (2)

### -- 在故鄉度過的童年

洪丕柱

2008年5月我收到寧波市政協謝振聲先生的電子郵件，第二次邀請我去寧波。這次是參加洪塘小學建校百週年校慶的紀念活動。上次他邀請我去寧波看看是2004年。據他說，當時正在編寫的寧波江北名人錄，其中我祖父、父親和家兄及我本人都被收入。他很希望我能提供些個人資料，並去我的故鄉洪塘看看。

2004年那次，他們帶我去看了我幼時生活過的祖父的莊園和他創立的洪塘小學，由洪塘小學郭校長陪我參觀。目前是重點小學的洪塘小學裡，祖父原來建的校舍中有兩棟兩層的老樓及其四週的花園還保存著我記憶中的原樣，樓裡的木地板好像新油漆過。老樓後有幾棟五層樓的新校舍，新校舍裡的很多題詞是家兄書法家洪丕謨書寫的。我對郭校長直爽地說，這兩棟老樓一定要保護好，不然學校就稱不上百年老校了。

我對祖父莊園的記憶非常好，好到可以準確地畫出它的平面圖。在參觀時我發現它保存得不錯，包括書房前的花園，高圍牆依舊，裡面假山石、石筍和天竺、竹子及花壇都在，住家（大書房和它兩旁的廂房裡住著三戶人家，我被告知莊園裡一共住著36戶人家）在花壇裡種了不少花。只是那個我小時候曾放養小烏龜的長方形大魚塘，還有書房後院裡的三株大桂花樹不見了，記得當

時每到秋天桂花香撲鼻。書房出來過道右邊挺大的祠堂也改成了住房，住著一位96歲精神矍鑠的周老太，我同她打了招呼，她說她一家從50年代起就住在這裡。我問她書房後院的桂花樹為何不見了。她說大煉鋼鐵那年被砍了拿去煉鋼了。

晚上，他們請我吃飯，還請了些洪塘老人來作陪。當我自我介紹我是洪益三的孫子時，那些可作我父輩的老人馬上都說，益三先生可真是個好人啊，他們七嘴八舌舉了些我祖父為洪塘做的善事和貢獻。這些我以前大多聽父親說起過；當時父親還保留著章炳麟先生為祖父寫墓志銘，所以對祖父我是很了解的。

2008年校慶的晚上，教育局和校方請數百人吃飯，開了十多桌，讓我坐主桌。很多是我不認識的洪家的親戚，其中有已退休的某大造船廠的黨委書記和中央廣播樂團的演員，還有洪塘小學的歷屆畢業生，有的在中央做官、有的是已退休的知名人士。我並被告知洪益三（堂名洪德勝）是有貢獻的民族資本家（我知道他主要在上海生活，從事鋼鐵業和日用化工業）。令我感慨的是多年來母親白白戴了影響我前途的地主婆的帽子！

離開度過童年的洪塘已近六十年，再次訪問祖父的莊園和洪塘小學，讓我回憶起在那裡度過兩年多的美好又難忘的時光。不過當時洪塘鎮離寧波市區有八公里，周邊都是農田，目前它已劃入寧波市江北區，周邊已無農田。這是六十年裡發生的變化。

中國大陸政權更迭（人們一般稱此為“解放”）前，由於嚴重的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此為國民黨失去人心而招致敗退的一大原因），在大學教書的父親只得安排全職母親帶著我們弟兄幾個到洪塘鎮祖父傳下的莊園去生活，以節省開支。

#### 難忘的田園生活

很多詩人、音樂家都愛描寫或嚮往田園生活，我在洪塘兒時過的生活可謂真正的田園生活。不過，這是一名天真兒童的田園生活，還沒達到會產生“詩情畫意”的年齡。在洪塘小學讀書之餘——作業不過是在描紅本上抄寫大楷和做些算術題而已，不像今天中國的小學生，我們有很多時間玩。

那時沒什麼玩具，唯一的“玩具”是玻璃彈子。那些玻璃彈子都很好看，不過它們不是看的而是打的。我們愛蹲、跪或趴在地上打彈子。現在的小孩可能不知道打玻璃彈子這種遊戲的玩法：手中拿起一顆彈子，夾在大拇指的指甲、食指和中指之間，用大拇指的指甲發力往外彈，將彈子打出去，擊中地面上的其他某顆彈子，將它打進地上挖的一些小洞裡。擊不中目標的彈子就留在地面上，成為新的打擊目標；誰打進多就贏

了。打彈子可以發展很多技巧：瞄準、控制打出的彈子的力度和速度，它同想擊中的彈子距離有關。哥哥打彈子的技術很好，雖然他比較瘦小，身體不如我強壯。他可以從很遠的地方擊中目標，將它打進小洞。不過母親不喜歡我們打彈子，因為我們會將褲子的膝蓋部分磨破，她需要經常給我們補褲子；當然在地上跪或趴也會讓我們弄得很髒。每次她不准我們打彈子，我們嘴上答應，可第二天照打。有一次她很生氣，就將我們整鐵皮罐子的彈子連罐子扔到屋頂上。這樣我們就失去了這唯一的遊戲。

於是我和哥哥只能到田裡去玩。田裡也很好玩。春天農民插秧之後，會車水將稻田灌水半尺多深，水裡有很多小魚、青蛙和田螺。我們就請我家的僱工金阿三幫我們做一個有長柄的木頭勺子，勺子有大人手掌大小，勺子底部打幾個漏水的孔，我們就拿這勺子到水田裡撈田螺，將牠們放在一個盆裡，一會兒就可以撈到一滿盆。我們將滿盆的田螺交給母親。這讓她非常開心，因為她愛吃田螺。她的拿手菜是糟田螺，在鄉下，酒糟是常備的，於是我們午餐就能享用糟田螺。成年後，我發現上海飯館裡的糟田螺很貴；小時候，那可是不需什麼成本的春季家常菜！

稻長高後，初夏時分，稻田裡會出現不少蚱蜢、蝸蠃（上海人稱為“叫哥哥”）、紡織娘之類昆蟲，牠們爬在稻上吃稻葉。我們就去抓蝸蠃。其實蝸蠃並不難抓，牠們突出的複眼看到人影，就會躲到稻葉背後，很容易就能將牠們抓住。我們請金阿三用細竹片編個小籠子，將抓來的蝸蠃放進籠子，餵幾粒毛豆，將竹籠掛起來，牠們就整個夏天為我們歌唱。幾年後，母親發現初夏在上海菜場上可以看到賣蝸蠃的農民，也是

將蠅蠅裝在小竹籠裡出售的，幾毛錢一個。她總會買一個回家養。這個習慣就是我們小時候在鄉下養成的。

秋天我們會在地裡或自家花園裡抓蟋蟀。花園的後部堆著一些瓦片或磚塊，我們會翻開瓦片或磚塊找蟋蟀。只是當時我們還小，不怎麼會玩蟋蟀。不過這讓哥哥後來在中學時代養成了玩蟋蟀的愛好。他居然在舊書攤上買到了一本《促織經》，研究起養蟋蟀來。我們會在晚上打著手電到蟋蟀叫的地方去用買來的網抓蟋蟀，他會將抓到的蟋蟀放在臉盆裡讓牠們游泳、餵牠們吃辣椒（說這樣牠們會變得更兇猛好鬥），然後放進買來的蟋蟀缸里飼養並觀看牠們打架（鬥蟋蟀），他會按書上學到的知識判斷這些“蟲”的優劣和戰鬥力。

冬天，田裡基本上沒什麼莊稼了，我們沒事時會到蘿蔔田裡“偷”蘿蔔吃。那很容易，只需拔出幾根蘿蔔，將它們拿到小河裡將泥洗乾淨（當時河水極清）就行。那時白蘿蔔還沒有長得很大，比胡蘿蔔略粗些，很嫩，甜滋滋的，好吃極了。當然我們根本沒有寄生蟲的知識。不過我們並未因吃地裡的生蘿蔔而生過病。

我記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是，有一年過了冬天，我看到後花園種的竹子開始長出新竹。我想，剛破土而出的新竹實際上就是筍，看到後這些新長出的“筍”，我忽然想到母親愛吃筍，不知道怎的又想起父親曾講過的一個孝子《哭竹生筍》的故事，便想做孝子，將那些新竹挖出來，拿到在灶間做飯的母親面前，說這是你愛吃的筍，我從後花園挖來的。令我意外的是母親非但沒表揚我這個孝子，反而很生氣地罵我說後

花園種的細竹子是看的（即觀賞）不是吃的，你把它的根挖壞了，竹子會死的（還好後來竹子沒有死）！

還有一件開心事是看小雞和小豬長大。每年春季，母親會從農民那裡買來十幾隻可愛的小雞放養在院子裡。我們很喜歡拿些米去餵牠們。她還在柴房邊上開闢了一間養豬房，裡面養一頭小豬。動物小的時候都很可愛，長大到了被殺的時候會叫我痛心。母親其實心軟，不忍殺自己養的雞，她就叫我家男僕寶興殺，他很能殺雞。不過到年底殺豬就得請農民來幫忙了。每當殺雞殺豬，我和哥哥都逃得遠遠的。寶興笑我們說：這麼怕，那你們就不要吃雞啦。

寶興是個樂觀風趣的人，同沉默寡言的金阿三不同。我哥哥從小身體不好，長得瘦小，讀書比我晚，在學校裡人們以為我是哥哥。每天上學我都會自己走去，我很喜歡在田埂上走，兩邊有開著紫花的草還有吃草的水牛。未來的寫了126本書的大學問家的哥哥，卻要騎在寶興的肩上去學校，有一次還在寶興背上尿尿。這成了寶興常愛提的笑料。金阿三是個膽大心細的人，他們夫妻住在我們房間的隔壁。有一天母親發現我們房間的樑上有一條蛇，嚇得驚叫，金阿三聽見了，二話沒說就從灶間拿來一把長柄火鉗，夾住蛇的七吋，拎到院子裡打死。

母親會在我們弟兄和父親的生日專門殺一隻雞給過生日者吃。比如我的生日。當然五六歲的孩子是吃不下一隻雞的，這只是名義而已，其他人會在我吃生日麵時一起“幫我吃”她做的白斬雞和麵條。

夏天放暑假的時候，父親會到鄉下來度假。這是我們最開心的時候，因為父親很能講故事，我們會叫他講，從西遊記到水滸到三國還有七俠五義。父親愛躺在一張藤椅上在院子里乘涼，我們就搬過小凳子圍在他邊上聽他講故事。父親講故事很會誇張，也會用嘴巴發出諸如馬跑等的聲音、士兵交戰的聲音，或者模仿俠客飛簷走壁的動作，或者裝出什麼妖精的模樣。總之他講得活龍活現，我們聽得津津有味。當時父親在二樓有個藏書房，裡面靠牆有一排玻璃書櫥，我常去翻書櫥裡的書，如線裝書繡像水滸傳等，書裡有國畫式的插圖。我會拿著書要他邊看邊講。

#### 解放軍進駐

1949年5月，解放軍已經渡過長江佔領南京。然後進攻上海。湯恩伯守不住上海，國軍節節敗退。不久後解放軍就進入浙江。當時洪塘鎮也被解放軍佔領。

我很清楚地記得解放軍進入洪塘的情形：戰士們肩上扛著步槍，驢子背上馱著小鋼炮（迫擊炮），排隊進駐洪塘鎮。我們莊園的裡外住了大約有一個連。連長住在我家的書房裡（“連長”這個詞是我新學會的，因為聽戰士叫他“張連長”。我不知道連長是多大的官，不過他是入住我們莊園的軍人中最大的），我經常看到有戰士（炊事員）捧著大盤子，裡面放著雞和雞湯經過過道送進書房，而我的房間就在過道右邊。

解放軍在我家大天井（院子）後開了個炊事房。好奇的我有時會站在外面

看他們做饅頭。有時有戰士會將饅頭（我長大後知道這種饅頭叫高莊饅頭，是北方人愛吃的饅頭）放在火上烤，略烤焦的饅頭後吃起來更香。有時戰士看到我站在外面看他們烤饅頭，會非常親熱地遞一個烤饅頭給我說：小鬼，吃一個。我覺得很好吃。

有一次我回家，看到一棵樹上掛著一條已被開膛的血淋淋的狗，我被嚇得半死。可能鄉下當時有無家可歸的“野狗”（流浪狗），被戰士們打死了，剝皮開膛。後來我聞到了烤肉的香氣，看到好多戰士蹲在地上分狗肉吃。猜想他們不像那當官的常有肉吃，只能自己打狗吃吧。他們也很和氣的對我說：小鬼，吃塊烤狗肉。一想到哪血淋淋的狗，我不敢吃。有名戰士正在吃狗心，我問：心你也敢吃？那人說，怎麼不，人心我也吃過！戰場上打死的敵人，我們吃過他們的心！這句叫我心驚肉跳的話，我記了一輩子。不過文革中，我真的聽到有地方打死了“階級敵人”，他們的心被革命群眾吃掉的事。後來作家鄭義所寫的書裡記載了文革中某些地方發生的吃人的真事。

幾天後解放軍開走了，他們將院子打掃得很乾淨，好像沒人住過那樣。

#### 形勢忽然變得緊張

解放軍進駐前後，土改開始了。作為小孩，當時我並不知道什麼叫土改。不過我可以感受到人際關係忽然變得緊張。

解放軍進駐，當地人民是很歡迎的，因為他們對老百姓很好，秋毫無犯。但

同時部隊的宣傳部也會在當地居民中搞起一些組織才離開。記得那時當地婦女就成立了婦女會，居然推舉有文化的、同當地居民有很好關係的母親作婦女會主任。母親工作很積極，包括領導大家學唱當時傳過來的革命歌曲。小學裡那時有一架風琴，婦女們常在小學的禮堂裡聚會，母親會在那裡彈著風琴教唱，我們也會在邊上一起學唱。我還保有一張同哥哥弟弟在空蕩蕩的禮堂裡拍的照片，禮堂裡的凳子已被全部搬空，台上的牆壁上已貼上了一張毛澤東像。有一首歌我的記憶最深，就是《解放區的天》，我連歌詞都能背出，一直記到現在。

不過很快就出現了並非本地人的新幹部。現在想來可能是解放軍留下的或培養的，很多是年輕人。因為本地居民彼此熟悉，年紀大的之間的關係都很好甚至可能是親戚，當時也沒有馬上就對每家“劃分成分”，發動不起所謂土改的“階級鬥爭”。母親的主任職務當然也隨之不翼而飛。

我在洪塘小學也已能感到變化。我們二年級班上來了一位新的年輕女教師，是原來教我們的老教師陪著來到我們班的，每次上課老教師都會坐在邊上聽（現在看來她應該是實習教師）。起先她對我們很和氣。但不久後的一天，她在課堂上忽然大談起地主來（我長大後知道這是所謂的“進行階級教育”），說他們有田有錢，住大房子，家裡有傭人等等。她居然知道我祖父的名字，舉他為例，說他是洪塘最有錢的人，最大的地主（後來我聽說他曾有一千畝田）；然後又說地主是如何壞，如何壓迫剝削農民，等等。她越說越激動，忽然氣呼

呼地用手猛拍一下桌子，大聲喊道：班裡誰家是地主的，站起來！我覺得她是在指我，因為她瞪著眼朝我看，又舉了我祖父為例，所以不自覺地、渾身發著抖，痛哭著站了起來。這時老教師站起來對她說：這是班上最用功、最聰明、最聽話的好學生。她的臉色才稍稍和緩了些。

這是七歲的我永遠記得的當眾被羞辱的時刻：年幼的心靈受到了我一輩子都無法治愈的創傷！我也永遠記得那位好心的老教師對我的保護。雖然年幼，可我回家沒告訴母親學校裡發生的事。這種羞辱，我一輩子都忘不了，也從未告訴過任何人。這是第一次寫出來。

幾天後，有一次母親同寶興還有從上海下來的較年長的堂兄和一名親戚在房裡輕聲商談了一會。第二天母親煮了一大罐食物，其中有紅燒肉和雞蛋，收拾了簡單的行李包括我們的幾件替換衣服和一些細軟，裝在兩個皮箱和一個包裹裡，當晚趁著天黑，登上寶興僱來的兩部黃包車（我和寶興坐一部，母親和哥哥弟弟坐一部），星夜趕到寧波城裡。父親已在一間旅館裡等待我們。次日我們登上父親已買了票的去上海的輪船。

從此我再也沒有回洪塘。幾個月後，從那裡傳來地主被鬥、被“鎮壓”的消息，包括被批鬥致死的已故祖母梅氏的弟弟。

（2021年5月23日於布里斯本）



# 登大石头歌

力夫

二零又二一  
开年第一驴  
驱车七十里  
再爬大岩石  
山顶许个愿  
瘟神快离去  
而今眼目下  
乌烟又瘴气  
真理上刺刀  
权力著新衣  
吾辈蓬蒿客  
双掌且合什  
民族大团结  
世界维和平  
宁愿反对派  
何必敌对党  
话又说回来  
啷哩那个啷  
平头老百姓  
徒步要积极  
驴队好组织

新年聚美食  
会当凌绝顶  
金帅发蜂蜜

2021.1.2 布村

# 乾坤是个圈

力夫

把凯撒的交给凯撒  
把上帝的交给上帝  
把道德的交给道德  
把法律的交给法律  
把组织纪律交给有关部门  
把开心欢喜交给吃瓜群众  
哪家的娃儿天天哭  
哪家的娃儿不抓屎

2021.2.3 布村



## 渔舟唱晚

李守义

朋友，你见过碧波万顷的大湖吗？  
你见过夕阳西下的湖景吗？

夕阳红红的，沉沉地朝天边滑去。  
在落进湖中的那一刻，又踟蹰起来。仿佛留念这人间的美好，依依不舍地让水波托起，定格在水平线上良久。

湖中的渔船，是没有帆的。好像被夕阳牵住，也向天边的家划去。渐行渐远，直到变成一条条浮出水面的红鱼。只听得，波涛若隐若现送来的渔歌。

金红的潋滟，是未捕尽的鱼儿，  
在湖面上欢快地跳跃。是在庆幸，渔人对你们手下留情吗？

这幅美丽的景色，早在一千多年前，就被唐代年轻的诗人王勃捕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摄进了旷世之作《滕王阁序》。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河北玉田人娄树华，根据王勃的诗情画意，以河南《渔翁乐》的曲调，改编成具有古典风味的箏曲《渔舟唱晚》。有说，是山东临清人金灼南，在更早上世纪初，将家乡聊城传统的箏曲《双板》、《三环套日》、《流水激石》编创的。两位作者，莫衷一是。

就像古典的 305 篇《诗经》，不知作者是谁。重要的是作品经典，便能脍炙人口，流传百世。

这首曲分三段。

第一段，慢板。悠扬舒缓，平稳流畅。表现夕阳西下，渔舟缓移，渔人放唱的情景。

第二段，节奏加快。生动表现渔人荡桨归舟，鱼虾满仓的欢乐心情。

第三段，快板。形象刻画荡桨声，摇橹声，浪花飞溅声。乐曲在进入高潮时，戛然而止。尾声渐慢渐弱，娓娓流出。

夕阳西沉，波光收敛。渔歌远去，渔舟隐惹。

美妙的旋律，令听者如痴如醉，意犹未尽。

这首乐曲，把王勃的诗情，大湖的画意调和起来，形成有骨，有血肉，有灵魂的生命体。把这一题材推向最高境界。

一位外国竖琴演奏家听后，大加赞赏，称之为“富有东方风味的世界名曲”。随即改编成竖琴演奏曲，在西方流传。

中国的电子琴泰斗浦琦璋大师，将《渔舟唱晚》再创作。利用电子琴这个现代科技电子合成的键盘乐器，以音色清脆嘹亮，韵味悠长的竹笛独奏，箫、箏协奏合成。发挥了电子琴发声悠扬的特点。把古典和现代有机地巧妙结合。演绎得淋漓尽致。

每天黄昏，倦鸟归林，劳人回家。也许是一天的劳累，也许是太阳的引力减弱。人们常常在此时会产生心情焦躁、郁闷的生理反应。

家人的团聚，会产生欢乐，缓解倦意。如果来段优美的轻音乐，更是触手成春？。

这时间，正是电视节目收视率最高的时段。CCTV 1 适时地推出全天的重头戏《新闻联播》节目。接着播出人人关心的《天气预报》。

CCTV 1 匠心独具，节选了浦大师电子琴演奏的《渔舟唱晚》中，两分钟左右最精华的一段，恰到好处地作为《天气预报》的背景音乐。从 1984 年起，随机播出。气温的高低，牵扯着孩子们的添衣。早晚的晴雨，让日出而作的人们上心。舒缓的节奏，令人心旷神怡。优美的曲调，掩盖了语音的机械刻板，数字的单调。《天气预报》，成为备受欢迎的好节目。

那一段，中国大地，无论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不管春夏秋冬，天寒地暑，处处华灯初上。街头巷尾，荡漾着《渔舟唱晚》的美妙旋律。让人仿佛感到，惠风和畅，天朗气清。

那时，我刚念初中。一家人围坐在灯下吃晚饭。有年迈的奶奶，爸妈和大我两岁的姐姐。

《渔舟唱晚》悠悠地传来。妈妈端上热腾腾、香喷喷的菜肴。亲情、美味，伴着动听的乐曲。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还有第六感观的“心觉”，

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形成家庭不变的温馨和安逸。

《渔舟唱晚》，是家中晚餐一道无形的美味佳肴，渗透进我们的生活，成为不可或缺的特殊的一环。

多年来，无论身处何地，只要一听到《渔舟唱晚》，就会产生共鸣，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哼。就会想起夕阳下的湖景，就会想起灯下的家。

如今，我留学多年，旅居南半球的澳大利亚。这里早中国两个时差。CCTV 1 播《天气预报》时，刚要上床。但我养成习惯，一定要听《渔舟唱晚》这首“催眠曲”，才能入睡。

二十多年过去，我多想再去湖畔看落日，听渔歌。多想在灯下吃妈妈的蒸鱼，重温家庭的温馨。

《渔舟唱晚》，是一首东方小夜曲的天籁之音。

《渔舟唱晚》，让人刻骨铭心，是天下华人的思乡曲。



## 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晚观月全食

陈谦

下班时的疲惫，总令人对傍晚空气里的每一丝清新充满敏感的珍惜和感恩，那种倏然释放的欣喜感觉，最是重担放下后的轻松自由。而今天初升的圆月，又为这份放下增添了难以言表的惊叹。仿佛触手可及般，离地面那么近，显得出奇的大，出奇的正。对于饥肠辘辘赶着回家作晚餐的我来说，这样的月亮，无疑是已经不但吃饱了而且还撑着的。

据天文馆介绍，今天是月亮距地球最近的一天，比平常还大百分之十以上呢！怪不得网络上都称之为超级月亮。不仅如此，今晚还将出现澳大利亚自 2018 年 7 月以来的首次月全食。在大陆的西部，澳洲时间下午 5 点 44 分日落后，月亮一升到地平线上就会变色。

浪漫的姐姐，又第一时间发圈了。

不禁想起四十年前我还在祖国读大学的时候，远在澳洲的姐姐常常与我约会，“想我的时候就看月亮吧。我们一起看月亮的时候，我们的目光就会在月亮上相遇。”

今晚，我是否又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姐姐”呢？

开车回家的路上，那轮最大的圆月，多少次出现在挡风玻璃前，变换着暮色中的前景：树梢，屋角，高压线，鸟儿……

回家后用最快的速度做好晚餐下肚，懒懒地坐在餐桌前一边等着范先生跑步回来，一边回忆着以前所见过的各种日食，月虹与月食的现象，想象着今晚的月食会是什么样。据说，澳洲时间晚上 7 点 44 分月食开始。

就让月亮的脸偷偷去改变吧，不需要急着去看，就当是自己给自己卖个关子。

保持淡定到了八点多，范先生晚餐也吃到半饱不饿了。我断然离开餐椅去穿鞋，喊起来，“贝贝！咱们出去看月亮！”拿了钥匙就出去。贝贝裹着她那深红厚绒睡袍就跟了出来。

东前门外站定，抬眼看，哎呀！下班时的那轮圆月现在竟然只剩下半边脸了。恍惚之间，仿佛轰隆隆坐了一段岁月的过山车，从农历十五转眼就冲向了初九！又仿佛，有个人当着你的面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这是一种多么奇怪的感觉啊！明明已经预知会有月食，明明知道月食就会是这样，竟然还是巴巴地望着月亮失去了半边的脸而呆呆地许久说不出话来，不知该向谁讨要那份失去。已经习惯了每个月的农历十五都出到屋外来看满月，心安理得地知道这样的满月整晚会一直悬在空中慢慢运转，哪怕我不去理会它直接躺倒床上睡大觉，它到了第二天都依然还是圆的。而今晚的月，我只是回家吃顿饭没有看紧而已，就这么被地球的影子遮住了一半的光辉。怎么可以这样呢？

现实就是现实。

现实的好处是教导人理智。

人一旦恢复理智，日子还是可以过得比较正常而美好的。当我从夜空收回我的视线，平视前方时，只见对面邻居的车库前，晃动着一家四口在夜色中的模糊影子。定睛一看，他们家车库前的车道上，支着一个固定在三脚架上的天文望远镜呢。啊！望月的邻里同盟！难得。便欣欣然走过去搭讪。范先生啥时也出屋跟了过来。

自从去年疫情以来，大家都习惯了闭关自守的日子，不知不觉好久没有和对面邻居里昂和克劳迪亚夫妇来往了。看着他们这一双儿女，转眼已经长大了许多：儿子雅各已经小学二年级，女儿利亚已经小学的学前班了。我不禁感慨：“我还记得可爱的利亚几年前刚刚出生时的婴孩模样呢！”他们也感慨起来：“我们家到现在还一直保留着那只大象呢！”我脑海里倏然闪过几年前送给初生婴儿利亚的礼物中有个好精致可爱的大象形状的抱枕，搂在怀里很是温暖又富有弹性。我都早已淡忘了呢！里昂又补充道，“还有那个机器人，一动一动的，也还在。是你送给雅各的生日礼物。”“啊？我送过他机器人？”这回真是无论如何努力也想不起来了。失忆是多么痛苦啊！我真巴不得冲进他们家里看看我到底送过什么样的机器人，好玩吗？我还真想现在就玩玩看。

谈话之间，这一家四口已经轮流着看了几回望远镜里的月亮，便邀我们三人也轮着看看。好一个粗大的黑色圆筒射击般斜斜地瞄准了月亮。这应该是反射式望远镜，观测口置于侧向，我们轮流着靠近，稍微前倾把一只眼凑到观测口，便能看到正在发生的月食。本来就已经被地球的影子遮去了一部分的月亮，那打了折扣的光辉还要时不时被漂移过来的云儿渐渐隐去。克劳迪亚忍不住像个

小女生一样撅起嘴来发牢骚责备那些不合时宜的云儿，“为什么你们这些云非得在这个时候跑来这边呢？为什么就不能往别处游荡去呢？瞧！那边，还有那边！到处都那么开阔空荡荡的，有的尽是空间，你们干嘛非得挤在这月亮周围凑热闹呢？”我听了不禁哑然失笑，感觉那些云儿真是不识时务啊，难怪不受欢迎了。顺着克劳迪亚挥舞的手指向的天空望去，发现她振振有词的指控还真是不无道理，除了月亮附近那些忙忙碌碌的云儿之外，天空其他部分几乎可谓万里无云了。还好啦，云来云往，倒也不至于赖在月前不走，不算太妨碍我们观望月食的真面目。

为了方便俩宝贝儿，克劳迪亚特地跑回他们家里搬出来一张木餐椅，为小朋友“助长”。小朋友站到椅子上，不用爸爸妈妈抱就可以自己调整眼睛的高度去靠近望远镜的观测口了。我这才发现小雅各脚上穿着一双雨靴，脚一落地，靴底的小灯们就一闪一闪亮起来。只要不是轮到他看望远镜里的月食，他就在四周兴奋地跑跑跳跳，所到之处制造出一地星光。而他的小妹妹利亚呢，脚上则套着一双淡紫色的透明玩具拖鞋，走起路来芭比娃娃似的，可人极了的公主，就是迈不开大步。

我想起下班时那轮超级月亮，问他们看到否，顺便分享了手机上几张摄影师朋友美轮美奂的专业照片。里昂特地叫雅各也看看，“看见了吗？哇！连月亮上的小兔子都看见了！”哈！想不到里昂也会说月亮上的小兔子。我说我们还有嫦娥呢！

大家几番来回轮流，就发现望远镜里的月亮有些偏离了。知道如何调整重新对焦的，也只有里昂一人。他边调整望远镜边说，还有几个不同的镜片可以换，换上就可以看到不同大小和不同清晰度的月亮。反正随便他怎样换我们都乐得

看。我想起家里其实也有个天文望远镜的，是以前大宝买了送给贝贝的生日礼物。那是一份心意，被接收后拆封到现在，还崭新的没有用过。看起来远比里昂的这台简单，估计拿来看今晚的月食，也就只能看见一个小亮点。

里昂说，还有一种望远镜可以自动跟踪观测对象，就是比较贵。对他们来说买这台就够了，每个月月圆时，他们都会把这台望远镜拿出来，一家人一起看看月亮。

说话之间，他们的俩小朋友就雀儿般飞进屋去。我笑问，“他们跑去做什么呀？”克劳迪亚说“吃呀！他们从早到晚不停地吃呀！”多么快乐的小肚子呀！居然这么能吃也没有变成小胖墩。里昂就是专业厨师，想必家里是顿顿不缺美食的吧。克劳迪亚就曾经说过里昂的厨艺，令人陶醉。作为厨师的太太，她一贯的苗条，也简直是奇迹。她好怀念去年疫情期间她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家里上班，感觉“爱死了！”

快入冬了，这夜里室外降温的凉，越来越明显。里昂居然还是穿着短袖衫和短裤。怪不得偶尔还抱怨有蚊子。我倒是庆幸自己裹了一身暖衣，不但御寒还防蚊。

天上备受瞩目的月亮，此时几乎被地球的影子遮住了整张脸。只是那露出部分轮廓的弧形光芒，越发带着一种吸引人心灵的透亮，仿佛用水银作画笔所轮画出的温柔曲线。望远镜里的月亮，因着光和影的混合效果，显出罕有的立体感，仿佛一个被放大的巨型乒乓球体的素描画。这时，我想起了“月球”这个准确称呼 - 本来嘛，就是一个球。

查看一下月食的时间表。“9:09 月球全部进入地球本影”。现在已经 9:07。新闻说 9 点 11 分开始月全食。这两种说法如何区别呢？反正我告诉克劳迪亚：再过 2 分钟，就是月全食了。

今天所有的预告都在说红月亮，但是我们看到的月亮并不红。只是现在，几乎月全食的时候，整个月亮在影子里才朦朦胧胧似乎散发着不十分确定的偏暗棕红色。而月亮四周的云彩，也都淡淡地染上了些红晕。

贝贝不知何时已经回家了。她该准备上床睡觉了，明天还要上学呢。想想明天我们都还得去上班，我不禁感慨：说不定将来有一天，我们可以因为看月亮而放假。要是提倡每次满月，大家都出来赏月，该是多么全民皆美的事呀！

确定月全食的时候，依然可见侧漏亮光的弧线，仿佛用的是尺寸不够的锅盖，盖不住流光溢彩的锅口。而此时仰望夜空的锅盖上的我，随便伸出一个巴掌放在眼前，就可以遮住整个锅口。

接下来呢，月亮慢慢又一点点从边上露出脸来，仿佛是之前所有表演的倒带。是该抵制开始钻入领口袖口裤管的寒气继续看完这倒带呢，还是回到温暖的家里该干啥干啥。终于，朝望远镜里那一钩弯弯的月牙投去最后告别前深情的凝望，就谢了里昂和克劳迪亚，道声晚安，挥一挥手，转身走向自己的家园，不带走一片云彩。



# 为什么不呢

陈谦

偶尔在某段光阴的天空下

醉人的彩云追月而去

你是否会如晓风一样地微笑

单纯的淡淡喜悦如闪烁的星儿

仿佛伊人陪伴身旁

你什么也不需要说

只将身体偎向近旁的一棵树

任水般的柔情漫延成不朽的藤蔓

蜿蜒缠绕

贴紧木本的胸膛

让呼吸的治愈唤醒叶片曾经努力朝向的太阳

多少生命在思念的注视下

殷勤而奋发地成长

被称为幸福的甜蜜都深蕴成

一颗颗殷实希望里丰满的汁浆

为什么不呢

当我们的每一天

都因着无言的爱恋

感动于混杂在平凡中的一丝惊叹

为什么不呢

当一块被你不经意捡起的小石头

躺在你掌心的温暖中睁着期盼的双眼

坚硬的润滑里潮涌着相遇后倾诉的渴望

为什么不呢

当绶带鸟红色的火苗闪过

冷艳的飞舞燃烧你瞬间的童年

照亮童年阳台上

那盆被稚嫩小手数点过花苞的洁白茉莉

吐露的幽香

# 寻找龙的足迹

## ——澳洲旧金矿小镇 Mount Morgan 博物馆中的早年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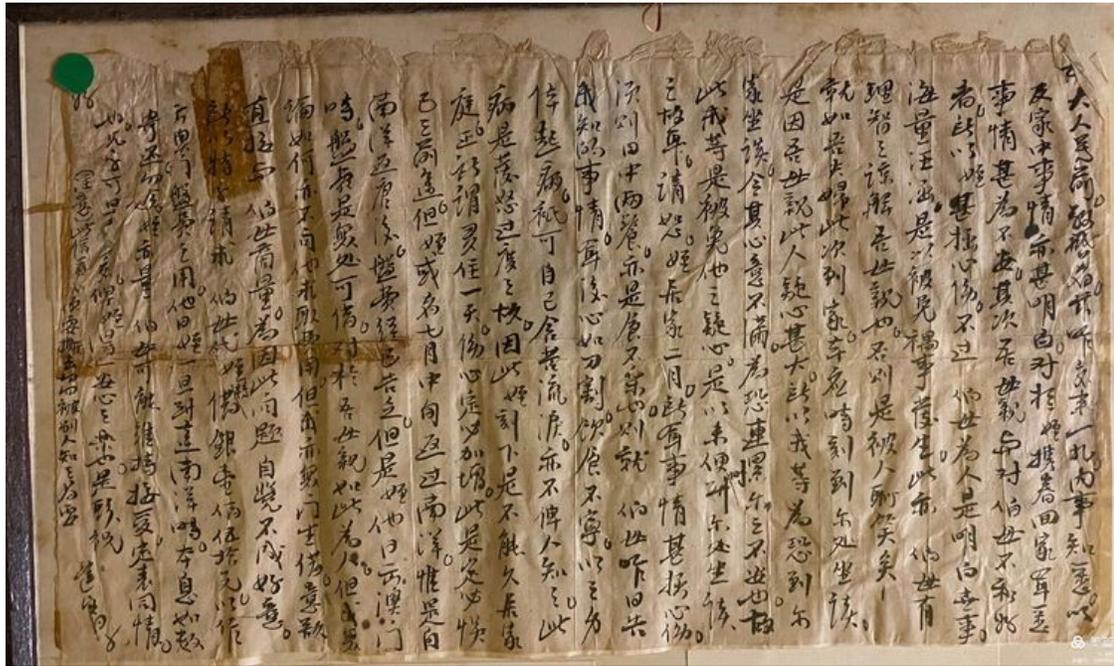
### 人秘密家书

洛村

2021年4月5日，清明节，每年的这一天是阴阳相会的日子。洛克汉普顿华人协会组织大家去了两个洛克汉普顿公墓以及30公里外的Mount Morgan公墓和Mount Morgan博物馆参观、祭奠、扫墓、巡游。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在追忆华人先驱的同时探索洛克汉普顿早年华人移民的历史，激发大家对过去今天和未来的思考。



在旧金矿小镇 Mount Morgan 博物馆里陈列有这样一封近百年前华人的家书。



这封家书的原文如下：

(仅个别字无法辨认，以(?)表示)

(?)大人尊前，敬啟者。茲昨交來一扎，內事知悉，以及家中事情亦甚明白，對於姪携眷回家聞悉事情甚為不安。其次，吾母親與對伯母不和好者，所以姪甚極心傷。不過，伯母為人明白世事，海量汪涵，是以被免禍事發生，此亦伯母有理智之諒解吾母親也。否則是被人耻笑矣。就如吾夫婦此次到家，本應時刻到爾處坐談，是因吾母親此人疑心甚大，所以我等為恐到爾家坐談，令其心意不滿，唯恐連累爾之不安也。故此成等是被免他之疑心。是以未便時到爾處坐談之故耳。請恕。姪居家二月，所聞事情甚極心傷。須則日中兩餐，亦是食不樂也。則就伯母昨日告我知的事情，聞後心如刀割，飲食不寧。以之身體起病，祇可自己含苦流淚，亦不俾人知之。此病是發怒過度之故。因此姪刻下是不能久居家庭，正所謂多住一天，傷心定必加增，此是定必誤己之前途。但姪或者七月中旬返過南洋。唯是自南洋返唐後，盤費經已告乏。但是姪他日出澳門時盤費是無處可借。對於吾母親如此為人，但我無論如何亦不問他求取費用。但我亦無門生借。意欲直接與伯母商量。為因此問題自覺不成好意。所以特字請求伯母代姪轉借銀壹佰五十元，以作出澳門盤費之用，他日姪一旦到達南洋時，本息如數寄還。勿念。姪亦量伯母可維持接受，定表同情。如見字可(?) (?)，俾姪得一安心之樂也。是顧，祝

好。

(注意)此信看後須撕去，切勿被人知之為要

逢富子



這封家書應該是寫信人回中國短住時寫給他的伯母的。不知什麼原因，這封信並沒有留在中國，而是被帶到了澳大利亞的金礦小鎮 Mont Morgan。

信中提及母親與伯母不合以及“心如刀割”的家事，因母親的為人，他無論如何不願向母親要錢而欲向伯母借“銀壹百五十元”作為途徑澳門“返過南洋”的“盤費”。

信尾寫信人還特別注明：“(注意)此信看後須撕去，切勿被他人知之為要。”

近百年之後這封信被展覽在了當地的博物館里，似有違寫信人信中願望。

這裡僅僅是試圖恢復了這封家書文字的原貌，就不做任何演繹展開了。

感謝楊善德老師、粟明鮮老師、連健齡老師、孟剛老師幫助識別信中的手寫體漢字，感謝昆州作家協會的文友們熱心分析這封家書的故事情節。

无疑这封家书是华人移民在澳洲当地活动的史料佐证。根据这封家书，你能想象出多少历史上海外华人曾经发生的故事？或许这封家书还可以成为有关于澳洲早年华人移民文学创作的好素材。

洛村

2021.4.6



# 有母如斯

经年鲤

我不喜欢母亲，她既不美丽，也不温柔。当我学会把所有依赖倾注在父亲身上时，“母亲”二字成了一个称谓，严肃而陌生。

国人常用“严父慈母”来形容长辈，这样的搭配似乎是极好的。在我的成长中，父亲的确是严父，所有的规矩和纪律都来自他，不见丝毫含糊。他有着老鹰般的敏锐，我和哥哥一丝一毫的过错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也从不吝惜管教和惩罚。但同时，他也是慈父，他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全家人的日常生活。更甚的，他时常流露出的心疼和怜爱，总让我回味无穷。

细细想来，母亲却是模糊的存在，但她也是这个家的核心，至少父亲一定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围绕着母亲。可于我而言，母亲却遥不可及。

她极少出现在我的视线里，因为她很忙，她有无数的病人需要照顾，她还要管理整个科室大大小小的事情。她当然会和我说话，会匆匆忙忙询问我和哥哥的功课，而我也客客气气地回答，却只不过是敷衍了事。

于是，我习惯了一切事情都寻求父亲的帮助，而父亲也定然是享受其中的。我还记得小时候的布娃娃、花裙子，让同学羡慕的双层铅笔盒……无一例外是父亲买给我的。翻开我的相册，都是和父亲的合照，我们一同划船、一同登山，一同分享生活中的点滴乐趣和成功。

我很快乐，也很健康地慢慢长大，母亲依旧忙碌，父亲依旧操劳。

高二那年，我和父亲之间第一次出现了裂痕，一件小事让我们的亲密关系划上了句号。在和同班一大群孩子出去玩耍时，我弄丢了男同学的自行车。在那个年代，自行车的贵重让我如临大敌般惶恐不安，结果反倒是那名男同学竭尽所能安慰着我。

赔偿是肯定的了，我明白对于并不富裕的父母来说，这是一件令他们气恼又无可奈何的事情。该承认的错误，我都承认了；能给自己的惩罚，我也丝毫没有吝啬。原本以为这个意外会很快过去，却没想到，父亲质问，我是否和男同学发生了早恋，自行车丢失与否更值得怀疑。

那一刻，我被屈辱和愤怒击垮，我除了痛哭，竟然连辩解的力气都失去了。父亲就坐在我的身旁，却离得无比遥远。

“行了，这件事到此为止，我和你爸爸会赔钱给你的同学，也会给你买辆自行车。接下来，希望你管好，也希望你好好学习，为高考做好准备。”在我拼死不肯低头，父亲执拗不肯让步的僵持中，母亲果断做了决定，终止了这场灾难。

那之后，父亲再也没有质问过我，我也继续扮演着乖乖女的角色，用心学习之余，不知不觉地疏远了和同学间的关系。我发现自己开始渴望与母亲更多的交流，渴望自己能获得如她般的威严。但这终究是一种奢望，母亲还是母亲，以绝对的权威管控着这个家，却把自己所有热情奉献给了工作。

进入大学的我是孤独的，我和同学们相处融洽，却并不亲近。很快的，周围全都是三三两两凑在一起的伙伴，而我，也只能习惯一个人的寂寞。

每次回家，依旧是父亲问长问短，我也会把校园生活描述得活灵活现。但是，我很小心地避开他所有的试探，绝不提及自己的烦恼。事实上，我根本用不着这般小心翼翼，我的身边充斥着各种甜蜜的初恋，却没有一个属于自己。

大概是大二的一天，父亲突然送给我一盒女孩子化妆用的粉底，盒子精致，一看便知价格不菲。我努力克制着惊讶，心里全是问号，不由得看向自己朴素的外表，这个一直让父亲满意的人设。

我花了好几个晚上，仔细研究这个充满魔力的小盒子，里面大大小小的格子，装着的不仅仅是五颜六色的粉底，更装着年轻女孩对长大成人的期待和惶恐。

我对着镜子，幻想着那些颜色会如何改变自己的容颜，我像是突然间看到了一个崭新的自己，明媚动人。

那一刻，我有些弄不懂父亲的期待。他选择了在我看来，没有丝毫女性魅力的母亲为妻，用尽一切心力爱着她，却对自己的女儿生出不同的愿望。我惊恐地想到，或许父亲也有失望，也有不甘，这想法让我坐卧不安。第一次，我对父亲生出了怜悯。

不知道如此“大逆不道”的揣度是不是预示着什么，没多久再回家，我便发现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异样，表面上平静如常，但父亲多了许多小心翼翼，而母亲则更加冷漠。

还是我的哥哥，窥探出这其中的秘密。前几日，家里来了一位客人，她和我的父母年龄相仿，却风姿卓绝、温婉大方。哥哥翻出家里的旧照片，指给我看。照

片并不清晰，可那年轻的女孩子笑容如嫣，温柔得像一缕清风。

哥哥告诉我，她是父亲的初恋，之后虽然分开，却还维持着某种微妙的友谊，而母亲从未介意，直到这一次她以离婚女性的身份再度出现，并伏在父亲肩上哭泣。

哥哥说得活灵活现，我却生出无法控制的愤怒，坚决拒绝这些无中生有。我相信父亲的清白，更相信他对母亲的爱。但是，在那段时间里，我清清楚楚从母亲眼中看到了从未有过的疲惫，还有偶尔一个人在角落里流露出的软弱。

我还是不能喜欢她，虽然我似乎理解了她的难过，也终于看到了她对父亲的在乎。

我大学毕业没多久，哥哥便去了美国，我也有了出国的念头。父亲很是不舍，也有担忧，而母亲一如以往，三两句便明确了她的态度，似乎子女的离开早在她的预料之中，我看不到丝毫的挽留。

出国后，一晃数年，已不年轻的我，终于做了母亲，而我的母亲则退了休，离开了让她操劳了一辈子的工作岗位。她和父亲一起飘洋过海来看望我，然后留下帮我照顾婴儿，一呆就是一年。

在我初为人母的那些快乐与焦虑并存的日子里，母亲成了我最坚实的依靠。孩子哪怕一丁点的风吹草动，都因为母亲不动声色的指导而风平浪静。她的淡然依旧，我却在许多次偶尔回头时，瞥见她面对外孙女时温柔的笑颜。

三年前，父亲打来电话，犹豫着告诉我母亲病了，是癌症。她预约好了两天之后的手术，并且不许父亲告诉我。电话里，父亲的声音有从未有过的颤抖和恍惚，我似乎看到了电话另一端白发苍苍的他，被恐慌搅乱了心神。

我尽了全力赶回，却已经是母亲术后的第二天。她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只和我聊了不多的时间，便赶我离开。

“照顾好你爸爸，别让他忙乱中出什么意外。”母亲挥挥手，随意说着。我点头后离开，却在拐角处模糊了视线。

父亲，我印象中能将一切事情都打理得井井有条的父亲，背驼了，脸颊消瘦。我看得出，他在竭尽所能维持着正常的状态，可当我拥抱他的那个瞬间，他的喉咙里有哽咽的声音。

“谢谢你赶回来，这给了我很多安心。”父亲几乎从未用这样的语气说话，我有些局促。

“你母亲操劳太久，退休后也没有闲着，带学生、写稿子、返聘出诊。根本没来得及享清福，就得了这个病，我真是担心！当初医院组建科室，她挑头搞了遗传专业，得了遗传病的孩子几乎没有治疗手段，很多还是残疾。那些家庭背负着巨大的经济和心理压力，你母亲便倾尽全力去帮助他们。”

“对于你和你哥哥，她的确没有太多的时间照顾，但是，她从未忽略自己的责任，比如说鼓励你哥哥报考清华大学，鼓励你走出国门去闯荡。她一直是这个家的主心骨，我真怕，相濡以沫一辈子，她却要撇下我一个人。”父亲再度哽咽，这些从未吐露过的话，刻在了我心里。

母亲顺利出院，父亲再次恢复了活力，我也再度踏上远途。我的孩子长得飞快，我享受着身为母亲的所有快乐，也冷静地在她的生活中扮演一名旁观者。我鼓励她走出家门，用平常心对待她的喜怒哀乐，关键时刻为她助力和护航。

我越来越像自己的母亲，我始终如一地对待我的事业，我不会溺爱孩子，甚至不会轻易地表达自己的感情。

我知道这样的自己，或许得不到孩子的喜欢，甚至让她有些失望。但我却相信，有一天，她会明白我对她的爱，明白身为女性，也要独立自主，主宰生活；不追求完美，却真实、果敢。

我亲爱的母亲，谢谢你所有给予我的，快乐的、悲伤的；轻松的、艰难的。有母如斯，是我最大的幸运。



口碑相传 广而告之

## 高雲路西醫診所

高雲路西醫診所是一家位於布里斯班南區的全科西醫診所, 提供各类疫苗接种, 皮肤检查孕妇产检, 儿科等全科服务。

诊所现提供针灸治疗, 目前赵医生完成了许多成功案例。例如慢性耳鸣, 各类痛症, 面瘫等, 许多疾病往往在几次针灸和一个疗程后都得到了相应的改善或治愈。当然成功案例还不止这些, 欢迎大家致电预约。

1. 電話: 07-3344 7880

2. 地址: Shop 7, 158 Gowan Road, Sunnybank Hills, QLD

4109 3.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8.30am—

5.30pm 星期六: 12.00pm—

5.00pm

星期日及節假日不營業



### Gowan Road Medical Centre 高雲路西醫全科 醫療中心

**營業時間**  
Mon-Fri: 8:30am-5:30pm  
Sat: 12:00pm-5:00pm

**沒有Medicare卡  
可用私人保險**  
歡迎海外學生來看診

**持Medicare卡  
免費就診  
BULK BILLING**

**陳旻醫師簡介**  
陳旻Min Chen醫師畢業於昆士蘭大學, 獲得理科(主修生物醫學)和醫學雙學位(MBBS)。她曾在布里斯班的Mater醫院和Lady Cilento兒童醫院完成醫院培訓, 取得內科、外科、急診、兒科和婦產科的臨床經驗。  
她之後於新南威爾斯州Tweed Head地區從事全科醫生的服務, 取得皇家澳洲全科醫學院院士資格, 並持續進修取得皮膚癌醫學證書。她對全科醫學各方面都有涉獵, 尤其對預防保健、常見慢性病治療以及婦科, 兒科有特別興趣。  
陳醫師能以英語、國語以及閩南話為病人提供親切與專業的診療服務。歡迎新老病人預約

**2020年流感疫苗已到  
歡迎預約**  
65歲以上, 5歲以下  
流感疫苗由政府免費供應  
本診所還有適量的自費流感疫苗

**陳醫師 (女/全職)**  
澳洲皇家全科醫學院院士 / FRACGP MBBS

**趙醫師 (全職)**  
澳洲皇家全科醫學院院士 / FRACGP MBBS

**羅醫師 (女/全職)**  
澳洲皇家全科醫學院院士 / FRACGP MBBS

**郭醫師 (女)**  
澳洲皇家全科醫學院院士 / FRACGP MBBS

掃一掃我們的公眾號



**Gowan Village PH: 3344 7880 英語 · 國語 · 粵語 · 閩南語**  
Shop 7, 168 Gowan Road, Sunnybank Hills, QLD 4109 [在愛拼超市 · I feel good旁]

本期贊助: **Gowan Road Medical Centre**

昆州华文电子杂志, 广告赞助请联系: **Laura 0433708699**